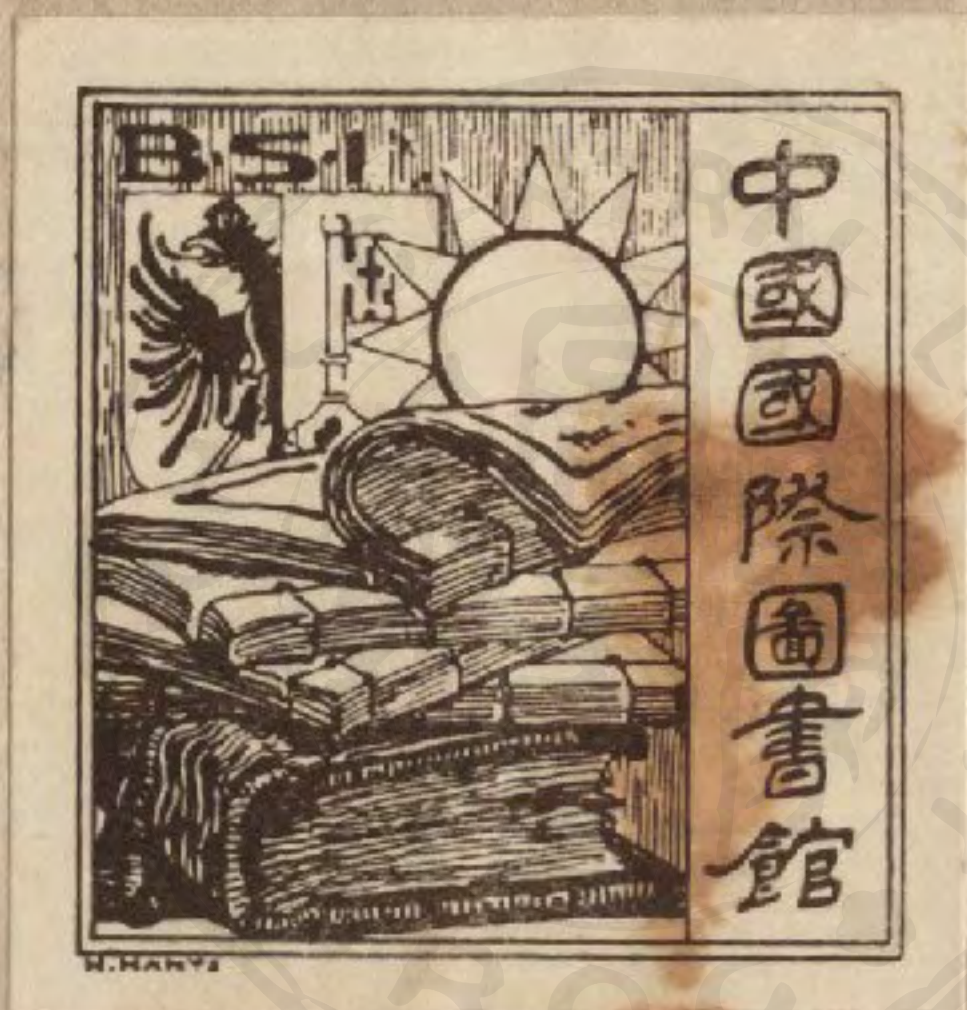


美
人
手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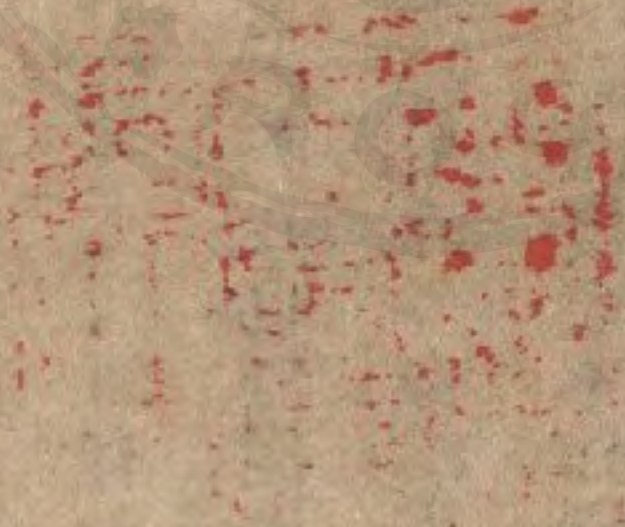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美人手提要

本書叙一銀行的大竊案。被竊者乃係不值一文錢而有數百人生命關係的。一只小鐵箱子。究竟內中藏着些什麼東西呢。我也無從道起。惟當時盜竊者。却留下一只香噴噴的美人手。以致後來發生許多奇事。害得一對美男嬌女。受盡冤抑。累盡相思。大好姻緣。成而復斷。斷而復成。不知變更了好幾次。卒賴一女英雄之力。得成眷屬。內中有偵探。有俠士。有奇女子。有惡強盜。有癡男怨女。有好黨凶徒。大佈迷魂陣。巧設美人局。情節熱鬧。變幻莫測。文筆離奇。活躍如龍。可驚可駭。堪笑堪憐。謂爲偵探小說。可謂爲俠義小說。亦可謂爲哀情小說。亦無不可。



美人手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捕黨人分頭派偵探 | 盜金庫失手露機關 |
| 第二回 | 死機關苦了活美人 | 黃金釧殉著白玉手 |
| 第三回 | 窮措起家以財爲命 | 嬌娃選婿違訓失歡 |
| 第四回 | 善知識相逢離恨天 | 巧安排強行逐客令 |
| 第五回 | 美書記憤辭埃及店 | 瑪公子夜赴瀨音川 |
| 第六回 | 讀新聞驚心吊胆 | 趁機會胡想亂思 |
| 第七回 | 點失贓銀行驚盜竊 | 認賠款大尉顧功名 |
| 第八回 | 審問賊蹤書記受屈 | 溺情魔障慈父失歡 |
| 第九回 | 恃聰明強作老吏語 | 趁熱鬧暗訪美人蹤 |



第十回 凌冰池評看金條脫 更衣所結識美婦人

第十一回 見色起心借端挑逗 卽物示信無計彌縫

第十二回 沒轉身強詞護贓物 險失手深夜遇強徒

第十三回 強周旋癡人託心事 叙來歷女俠現聲名

第十四回 約幽會保姆遞情書 避嫌疑表兄拆封面

第十五回 失業途窮查抄告白 求工念切誤入牢籠

第十六回 假包探僞作審判官 弱書生誣扳盜竊案

第十七回 大尉出頭甘言巧試 公園失約隻影自悲

第十八回 遭白眼迷却桃源津 散金錢訪問梅花屋

第十九回 傲俗客貧戶却恩施 慕夫人酒樓求介紹

第二十回 品評俠氣初進侯門 賣弄雄心兩番試劍

857.44
857612
v.1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施手段軟劫黃金釧 | 破題兒締交伯爵府 |
| 第二十二回 | 施御法同輦問根由 | 值遊蹤當場逢彼美 |
| 第二十三回 | 負約有辭嚴申勸諭 | 脫身無計強自加餐 |
| 第二十四回 | 乘夜入室私問口供 | 借題立言直擣心事 |
| 第二十五回 | 挑逗情心察言觀色 | 捕捉風影是假和真 |
| 第二十六回 | 苛法殖民專制定譴 | 騎牆捨命入室盜書 |
| 第二十七回 | 應前文條脫重題起 | 巧相值劇場得根因 |
| 第二十八回 | 握手談心隱行偵探 | 盤根問柢各具深情 |
| 第二十九回 | 說來歷故主認原贓 | 露真情狂生受奚落 |
| 第三十回 | 鬧酒樓條脫歸烏有 | 託醫士會館訴因由 |
| 第三十一回 | 訪鄰居狂生悔失策 | 陞株主會計占東牀 |



第三十二回

過班房偷聞私語

題舊事打斷興頭

第三十三回

瘁俠客關懷兒女情

巧醫生難治精神病

第三十四回

受專差指環代符節

翻舊事狂士探癡兒

第三十五回

追憶賊蹤看傻者說

熬心婚事怕聞友言

第三十六回

扶病嬌娃再翻情愛

受傷原地陡觸遺忘

第三十七回

密商量囚車夜起解

補鋪叙鐵路巧移尸

第三十八回

莽男兒登門肆要挾

狡大尉鬥嘴起喧嘩

第三十九回

探消息弱女進侯門

問交情癡娃疑俠客

第四十回

論賊蹤解釋虛無黨

辯冤罪昭雪書記生

第四十一回

莽男兒聞言悔失策

弱女子偷避觸驚魂

第四十二回

沒口供徒犯仍囚犯

用暗號新官嚇舊官

- 第四十三回 虛無黨大尉被嚴參 北邯鄲冤家巧相遇
- 第四十四回 說黨魁善用反逼法 憶劍客演爲偵探談
- 第四十五回 入梨園太尉驚艷 受騙局冤家碰頭
- 第四十六回 出女黨員以假對假 認美書記似真非真
- 第四十七回 借針引線各有安排 滅燭登樓私作偵探
- 第四十八回 轎子車乘夜送囚犯 門外漢槌扉驚店家
- 第四十九回 認俄兵少年逞臆斷 搜家宅警察破羣疑
- 第五十回 味頭緒狂士動親情 報新聞醫生約幽會
- 第五十一回 借賴婚帶說銀行賊 欲歸國自訴黨人欺
- 第五十二回 判贓證太尉獻書函 斬情根狂生薦幫手
- 第五十三回 悶相思又聞惡消息 怨薄命傾翻新淚痕

- 第五十四回 巧機緣同車聞惡信 呆想像論事效忠言
- 第五十五回 因事溯源剖明黨派 拔刀斷腕追述賊踪
- 第五十六回 義士團俠氣成參商 革命派黨首定資格
- 第五十七回 落花寄贈宣示死刑 內幕圖全搜索生命
- 第五十八回 念黨員傷心爆裂彈 憶世家力護自由權
- 第五十九回 示殘肢着落美人手 述病體補叙黃金釧
- 第六十回 懷鬼胎會計生避道 對筆迹代書人上檯
- 第六十一回 白罪狀伊古那遞書 受毒劑義士黨結局

美人手（甲卷）

紅葉閣鳳仙女史 譯述

第一回 捕黨人分頭派偵探 盜金庫失手露機關

世界上各國人類。因爲爭一個本分自由的權限。古今來遂演出許多奇奇怪怪的活劇。斷送了無數英雄豪傑的生命。看官啊。試想。這是何苦。來由呢。西人有句話說得好。不自由毋寧死。人生世上總有一個應該享受的界限。比如他國的人民。享受一世。何等自由。我國的人民也同一樣在世數十年。怎麼這等掣肘。這等跼蹐。就使生在富貴之家。願指氣使。享用也算滿足。但除非總不出來見那世面就罷了。如果出來世界上走動走動。想要佔個平等的地位。試將那文明國度的人民與自己細細比較。便覺得滿心都不自在。起來此外中下等的人家更自不消說了。惟是我徒然艷羨那文明國

度的自由。亦曾知到他們的自由。是怎麼樣掙得來的呢。平白白地由這個享受慣了的專制政府自己送回來。諒看官也知到無此便宜的事。如此就要拿出強硬的手段。問他討這個頑賬。那是一家的道理了。但是他既然佔了專制的勢力。一向可以把我本分的自由。圈禁得住。到如今一旦想跳出他這個圈限。那是極不容易的。此何以故。因為世界上有許多的阻力。不獨對家佔着勢力的地步。不容易把這個九九八十一路的梅花庄打得過。就說自己一個人帶來的根性。也常被一種急功近名見小利無遠慮的魔障牽引出許多阻力來。即如作者所譯這部故事。其中人才智慧不可謂不周全。手段布置不可謂不巧密。而從中阻力竟生出種種波折。卒至無法可解。看官啊。試想一想。阻力二字。是容易輕心掉得過的麼。如今閒話且休絮繁。請轉入本書的正文罷。話說歐洲各國。自從民黨得勝之後。或變民主。或

變君民共主。人民漸漸都把自由的權利爭了過來。獨俄羅斯一國。仍然行君權專制主義。因此國中人民。個個抑鬱不平。想着把強權的魁首掀翻他。落地來暗中結成一個秘密社會。叫做希利尼黨。時時伺隙行事。一日俄王亞歷山大第二。坐車還宮。黨人就在半途上。用炸葯將俄王轟傷。即晚殞命。後人有詩歎曰。

漫云勢力佔強權。博浪沙椎幸可蠲。野火一星烟一霎。史家贏得早編年。後來其子亞歷山大第三即位。想着將希利尼黨人一網打盡。暗中頒出密旨。打發心腹能員。到處訪查該黨蹤跡。希利尼黨中各頭目。早已知到風聲緊急。不能安居俄地。因此個個投奔他國。其時法蘭西已改了民主。人人都講民權自由。凡犯了公罪投來的人。一體照例保護。因此希利尼黨人。投奔法國的最多。却說當時俄王密派的偵探高手。有一個名叫荷理別夫。乃是

大尉的武職。此人也有點本事。自從受了密旨。聞得希利尼黨人。多半竄匿在法國。他也追蹤到法國來。不知他用了甚麼的手段。將希利尼黨人的花名冊子。弄了一本到手。怎麼叫做花名冊呢。就是希利尼黨當日拜會結盟的人名部。得了這本冊子。就可以按圖追索。逐個跟尋的了。當時荷理別夫大尉得了這本冊子。十分鄭重。想着希利尼黨人羽翼極多。本領極大。這部冊子。放在屋裡。究竟不穩。不如找個極安穩的去處存放。較爲妥當。因此用一個小鐵箱裝好。寄頓在一間私立的內國銀行去了。話分兩頭。却說法國京城巴黎有間圖理舍銀行。內國私立銀行之中。這是個最有名的。行主圖理舍譽。是一個最好交結的應酬家。每逢禮拜四日。必開夜宴。招集一班豪客。酒肉徵逐。膝下有個女兒。名喚霞那。生得真個是花朵兒似的。他常時當作掌珠兒一般。愛的了不得。臨宴的時節。常叫他出來陪席。人人看見。自然

要讚揚幾句。他聞人家稱讚他的女兒。更自高興。因此宴會的事。越發講得勤了。有一天。正當十一月第二個禮拜四的時候。是晚又應該是請客的日期了。到了四打鐘。行內早已收工。各夥計把會計賬部收拾妥當。人人都分頭遊耍運動去了。話說當黃昏時候。馬的盧街上。見有兩個少年。年紀約在廿四五左右。一個穿件卷珠絨的外套。一個穿件醬色斜呢的披風。兩家均將手插在袋裡。唧唧噥噥說着。慢騰騰的踱將過來。那一個說道。坐馬車罷。今日天氣太冷。覺得有些發寒噤呢。這一個答道。此處沒有馬車可雇。不如大踏步跑一頓。將週身的血氣。運行起來。只怕汗也要逼出一點兒。那裡還怕甚麼寒嗎。那一個笑道。伊古那君。你真可謂儉嗇的祖宗了。我舅父用你在行裏管賬。真真可謂知人善任的了。這個笑答道。你且漫笑話我。我勸你用錢的法子。亦宜省儉些纔好。我常時聞你舅父說。他心中很疼愛你。因爲

你這使錢的手段。太利害了。不對他老人家的脾胃。因此他老人家爲這個事。時常納悶兒。瑪琪拖亞君。我勸你不如事事檢點些。令你舅父安心。將來或者招你做個東牀的嬌婿。這分大大的家當。豈不是都要歸你的麼。瑪琪拖亞答道。我并不願意作這個念頭。阿霞那雖然是個美人。但我并不屬意於他。他給我做媳婦。是不登對的。照我看來。這門親事。將來定然是閣下的。我并非憑空杜撰。我也曾留心窺探舅父的意思。他不久定然要把你提拔起來。請你留神點兒。用點心事巴結霞那。如果巴結得上。這個銀行。就是你囊中物了。伊古那道。我不敢作此妄想。但得穩穩當當。做一個管賬的頭目。願住這個飯碗。也便罷了。我近日聞得霞那小姐。同我行裡這個高等的書記美治阿士。有婚姻之約呢。瑪琪拖亞聽着。沈吟了半晌道。哦。是了。怪道那晚宴會的時候。阿霞那和美治阿士兩個非常的親熱。趁空兒講到一個不

得開交的樣子呢。伊古那道。美治阿士和霞那小姐。真真是一對天生的可人兒呢。我聞美治阿士在行裡同事。大家好像骨肉一般。我也很願意玉成他兩個的好事呢。瑪琪拖亞道。是不錯。你我同美治阿士。大家都是極合心的朋友。外間人人都起我們一個綽號。叫做三把連呢。我很替美治阿士歡喜。阿霞那選得這個夫婿。也算是很有眼力。我也替霞那安樂呢。但不知我舅父的意思是怎麼樣。伊古那道。可不是麼。我那東家願意。那便好了。我也這樣替他們擔着心呢。一頭說。一頭走。不知不覺。便打從這個圖理舍銀行的門前經過。却說行主圖理舍譽的住宅。就在這銀行的後邊。原來這間銀行地方極爲寬敞。將前邊做了銀行辦事的所在。後頭尙空着許多餘地。因此該行主就將後座做了住宅。是時瑪琪拖亞同伊古那到了門前。見大門虛虛的掩着。伊古那記起今晚是東人宴會的日期。這時候也該赴席去

了。隨手便把大門推開。正欲舉步。瑪琪拖亞在後向裡便一張。忽然怪叫起來。用手拍着伊古那的肩。指着樓上道。你瞧見嗎。那個庫房裡便像有燈火的影子射出來呢。伊古那吃驚道。那奇怪了。這個金庫。不獨入夜裡沒有人進去。就是白天裡。除了我同東主之外。也無別個能進去的。瑪琪拖亞接道。莫非有了盜賊麼。伊古那道。這也未可定了。但縱然有賊進去。倒也無妨。諒他必不能下手的。因為庫房裡那個鐵櫃。有一度極祕密的機關。近鎖口的步位。兩邊隱着一個半邊月形的鐵叉子。如果不曉用這個機關。那鑰匙一撥動簧機。這兩個叉便跳將出來。把手腕縮牢了。瑪琪拖亞道。不錯。不錯。我也聽舅父說過。若然被這機關把手腕縮着。任你怎麼大的氣力。也再沒法弄得脫的。伊古那道。可不是麼。若果真是賊。這時候恐怕已經被機械捉住。也未可定了。瑪琪拖亞道。好歹我們只管上去瞧瞧罷。於是兩人進了大

門。正欲上樓。突然見有兩個漢子。飛也似的從裏面走將出來。剛剛同他兩人撞個對面。一直向大門跑出去了。他二人一時認不清那兩個的面目。只認得一個是身材高大的漢子。扶着一個是身材矮小的。好像是着了酒的一般。他兩人以爲是行主請酒的來客。并不曾注意疑到他兩個身上。一直望欄上躡將上去。果然見庫房的門也開了。左右一張。并不見了那個守庫的人。瑪琪拖亞詫異道。伊古那君。怎麼這個守庫的人都不見了嗎。伊古那道。這個東西。是劉伶部下的小鬼托生的。這時候。一定又是被那麴孽的魔神拖去了。瑪琪拖亞道。這個人是要不得的。銀行重地。用着這樣沒心肝的人。那也奇怪了。就是趁着空兒。也應該先把門戶留心關權妥當。斷不能丟着就走。金庫比不同別樣。萬一有失。可是頑的嗎。如今看這般光景。裏面的情形。却是難料的。快些到去瞧瞧罷。於是兩人再走進室內一看。只見桌上。

放。着。一。枝。洋。蜡。燭。點。得。光。亮。亮。的。瑪。琪。拖。亞。道。庫。房。內。地。夜。裏。點。起。火。來。那。也。奇。怪。得。很。了。一。頭。說。一。頭。把。這。枝。洋。蜡。燭。拿。在。手。裏。到。鐵。櫃。前。一。照。嚇。了。一。跳。道。你。瞧。你。瞧。這。一。定。是。有。賊。來。偷。開。鐵。櫃。呢。你。看。這。兩。個。父。子。都。跳。了。出。來。了。伊。古。那。道。這。就。奇。怪。得。不。可。思。議。了。機。關。既。然。跳。得。出。來。怎。麼。盜。賊。竟。然。捉。不。着。呢。莫。非。死。機。關。捉。不。得。活。盜。賊。麼。瑪。琪。拖。亞。向。機。關。穴。裏。仔。細。的。照。了。一。照。直。着。脖子。驚。叫。道。快。來。快。來。你。瞧。瞧。賊。已。捉。在。這。裏。呢。你。看。這。機。關。裏。面。吊。着。一。隻。手。兒。可。不。是。麼。想。必。這。個。賊。人。被。機。關。捉。住。掙。脫。不。得。因。此。把。這。隻。手。割。斷。丟。在。這。裏。呢。伊。古。那。聽。說。留。神。一。看。見。這。個。機。關。果。然。不。端。不。正。把。一。隻。手。挾。得。緊。緊。在。裏。面。吊。着。伊。古。那。伸。着。舌。頭。道。這。個。賊。也。能。發。得。狠。了。瑪。琪。拖。亞。再。朝。着。穴。裏。細。細。的。把。這。隻。手。打。量。了。一。回。忽。然。眉。開。眼。笑。嬉。嬉。的。說。道。啊。啊。這。個。真。是。妙。手。空。空。兒。啊。這。個。真。是。妙。妙。手。的。

空空兒啊。要知瑪琪拖亞驚喜的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死機關苦了活美人 黃金釧殉着白玉手

却說被機關叉子挾着的手。原來不是男子漢的。乃是一隻極輕巧嬌嫩的。美人手。這個無名指上本來帶着個指環。他怕留了。憑據被人窺破。因此設法把指環脫了去。所以纖指上第三節尚留有指環的痕迹。瑪琪拖亞看得親切。因自想道。這個一定是甚麼嬌貴的婦人了。我在巴黎京城日中同這貴家婦人來往也不少。或者這個婦人。就在我相識之內。也未可定。沒頭沒緒。把這件事。弄出滿肚子的疑團來。伊古那是個沒胆氣的人。見了這樣鮮血淋漓的人手。由不得牙關打起個卦來。嚙嚙嚙震個不住。瑪琪拖亞道。這個強盜。看來一定是個甚麼的貴婦人呢。伊古那道。這倒未必。如果是個貴婦人。怎肯去做賊。又怎能發發這個狠心。吃得起這苦。瑪琪拖亞道。不然。

做賤的原因。我雖猜不出。惟是他既是個貴婦人。恐怕敗露聲名。要緊。所以不顧生死。也要發這狠心。討個脫身法兒。若果是平常盜賊。不知羞恥。只怕截他半個手指。讓他逃去。他也不願意。依我看來。一定是個貴婦人無疑。像你這樣沒主意的人。怎能彀猜得出來。一頭說一頭。再把洋燭四邊端詳了。一回忽又道。這不是一個進來的。還有甚麼同類的人。一齊跟着這手。定是同類的人。替他截斷。你明白了麼。你看這裏的血迹。想係當時同類的人。替他將手截斷之後。立刻把手巾同他掩着傷口。你試瞧瞧這裏。有一男子所用的手巾。都把血迹染得通紅。此可見他的同類。是個男子。漢了。正說間。又瞥見有一破爛絲巾。指道。那不是貴婦人所用的嗎。想必他把這絲巾劈開。紮住傷口。就逃走的。他那時的光景。非常着忙。所以這枝蜡燭。都忘記熄滅。你看這燭。現時尙剩二寸有餘。諒來正走了未久。怎見得呢。試想他初來的。

時候把燭點着。然後拿出鑰匙來開鐵櫃。後來被機關挾着。屢掙不脫。看看時候久了。恐怕敗露。這纔商量把這手丟了。及至將手切斷之後。把手巾紮了。然後逃走。如今我們進來。亦已有這一會兒。可見這賊剛去了。後我們就跟着進來了。又我們入門時候。與兩個男子打了個照面。或者那就是賊也。未可料。我還恍惚記得那個矮的。靠着那高的。好像被他攙扶着的模樣。那定是個女扮男裝的賊婆子。可惜現時已經趕他不上。這裏瑪琪拖亞自言自語。口問心的不住的點頭。那邊站着的伊古那。并不答應。覺得滿心有點不安的模樣。驀地向瑪琪拖亞道。瑪琪拖亞君。我們快些同到後樓告訴東主罷。瑪琪拖亞正色道。傻兄弟。你若把這件事對舅父說。知那就不能破案了。此事必須慎密。若令外間知到。那時新聞紙上當了一件稀奇的事。登在報紙。你傳我說。豈不是教這賊留心防備麼。如今只有你我兩人知到。再

沒有第三個曉得的。不如你把這事交給我。待我暗中向各家貴婦人處。細細的查訪一番。或者有個水落石出。也未可定。伊古那道。萬一洩漏。我怎能穀當得起東主的怪責。瑪琪拖亞道。東主怪責的話。你也不用操心。他日此事萬一洩漏。舅父罪責。我自願一人承當。斷不牽累到你身上。但求你始終秘密。那便好了。如今這裡黏着的血迹。待我拭抹乾淨。再看不出一點破綻兒。以後舅父倘或知到。我就問在你一人。你須緊記我的說話纔好。瑪琪拖亞拿出東主親戚的勢子。伊古那不過是個受雇的人員。那裡敢逆他。因答道。照這麼說。那就瞞着東主。暫不提罷了。瑪琪拖亞道。那自然不用說了。無端端惹他一肚子氣。白白受他一場責罵。有甚麼益處呢。好兄弟。你先把這個庫門關上。更把鎖栓着。別要被入入來。我還有句密話。要同你商量呢。伊古那聽說。摸不着頭腦。好似做夢的一般。無精打采轉身閉了庫門。把鎖

怪了。回身走到瑪琪拖亞旁邊站着。這時瑪琪拖亞用手擋着眼前燭火的。光線向庫門外張了一張。然後低聲說道。伊古那君。這個鐵櫃開闔的祕密。法那賊已經曉得的了。你看這五顆配合記號的數碼已經對得准准。伊古那聽說不覺耳邊轟的一聲。心裏突突的跳。將起來仔細把數碼一看。果然正正對着。因說道。可巧今日銀行收工的時候。我同東主在這裏談及要將那數碼暗號轉一轉新法兒。難道那賊也就聽見不成。瑪琪拖亞道。這倒未必。我打量此事定有行內人做線引子。比如日常這間庫房。別有人可以進來麼。伊古那道。除了我與東主使喚人及書記。也有常常進來的。但非允許過他。也都不敢擅進。這個祕密的事。別人怎能彀知道。瑪琪拖亞道。那守門的細崽。助摩祖呢。伊古那道。助摩祖嗎。這個不成材的懶東西。東主因爲憐他娘貧窮。留他在行裏供役。他每天一到午後三打鐘。便一溜烟跑到外頭。

訪他的朋友。找他的頑意見去了。我們所談祕密話的時候。他那裏還在行裏。瑪琪拖亞道。那賊雖然曉得開鎖的祕法。還有這個機關未曾下手也。算徼倖的事。伊古那道。要知到這個機關。行內除了我同東主。就別無第三個了。瑪琪拖亞道。你且把這機關試開來瞧瞧。我想把這手拿出。認真檢查一番。伊古那答應着。就把側便那一行同樣的螺絲釘子。從中揀了第三那個。把釘頭轉了幾轉。却也奇怪。這機關的叉子。撇的便縮了進去。那隻手撲的便掉將下來。於是瑪琪拖亞把這手取起。忽然寶光四射。亮閃閃的一件東西。環着這隻手腕。瑪琪拖亞一見。不禁喜得發狂起來。向燭火下細細一認。笑道。你看這件精工細緻的寶貝。尋常的人家。怎能戴得起。有了這件賊證。就可以跟出個蹤跡來了。看官。你道這件是甚麼的寶貝呢。原來這個女賊戴着一隻鑽石嵌的鏤花金手釧。當時被那機關箍住。連這手釧也箍

在裡頭。後來把這隻手割斷。大凡沒了生氣的肢體。那骨節便變硬起來。因此不能把這手釧脫去。如今留下這件禍根。後來遂弄出許多枝節。竟然把一個女豪傑的命都糟蹋了。此是後話。且說是時伊古那見瑪琪拖亞將手釧拿着。問道。你打算是靜悄悄的在外頭查訪麼。瑪琪拖亞答道。那是一定的了。因為我是個無事忙的閒人。每日除交接朋友。就別無事情。我天生的古怪脾氣。大凡世間有件新奇不易知的事。我偏偏要設法抽出他的頭緒來。這算是我的特質。如果我去做個包探。一定不肯讓英國的歇洛克。但是我碍着舅父的體面。不好做包探的職業。倘然我做着包探。斷不至惹人笑話的。伊古那道。這些事業。我是幫手不來了。瑪琪拖亞道。也無庸你幫手。但要你一力把這事祕着。不論那個。都不可走漏消息。伊古那道。你請放心。瑪琪拖亞又道。那賊刻下不會得手。今夜或恐再來。此事不可不防。不如趁此

時把那數碼暗號。再改轉別個法兒。古語道。有備那就無患呢。伊古那道。東主跟問起來。那就怎麼回荅。瑪琪拖亞道。如果舅父跟問起來。你就說昨日商量之時。恍惚聽得外頭有脚步聲響。覺得放心不下。所以再把這暗碼變轉了。以防不測。我諒舅父不特不起疑心。且一定讚你做事精細。伊古那聽着點頭。荅應了幾個是字。遂把這數碼轉了幾轉。沈吟道。用個甚麼暗碼呢。瑪琪拖亞想了一想。道。就用霞那的名字串成罷。於是伊古那果把那暗碼照樣串成。Ohana 這五個字出來。然後把鐵櫃的門開了。逐細檢點過一遍。見所有存放的金子。及各種銀票匯票各家寄存的保單等件。完完全全。不曾短少。知道那賊被機關捉住。果然不會將這鎖弄得開了。瑪琪拖亞又把旁邊那抽屜拉開看看。見有一個小小的鐵箱子。指着說道。這箱子是個甚麼東西。伊古那道。是一個大商家寄頓在這裡的。說是他的田地契約。及先

代遺像都放在裏面。是個極緊要的存件呢。瑪琪拖亞聽說。依舊把抽屜推進關攏了。囑他照舊鎖好。伊古那答應着。就照霞那這五個字的暗碼。珍珍重重把櫃門關好。然後對瑪琪拖亞道。這也算一場微倖。如今查過無事。大家也好收拾完了。趕到後頭赴你舅父的宴會。瑪琪拖亞道。此時差不多要散席了。不去也罷。不如趁着無人知覺。悄默聲兒的回了去。還好呢。伊古那道。倘東主明日問起來。因何不前往赴席。那怎麼說呢。瑪琪拖亞道。有罪總推歸我一人便是。倘若他問起時。你可說昨晚被瑪琪拖亞死拉到一間酒店。瑪琪拖亞飲得爛醉。抬也抬不動。我恐他胡亂睡着。着了風。因此把他送到家裏去。被這事纏個不清。因此遲了不及趕來。你照此說。那就無事了。伊古那也依着答應了。於是瑪琪拖亞把所有血迹也都抹個乾淨。然後把那美人的手兒。用手巾包好。把那鑽石的金釧。放在夾縫的襟袋裏。同着伊

古那一塊兒人不知鬼不覺的一溜烟向大門攢出去了。看官你知道這隻手是怎麼的來歷嗎。如今不便說明且先把一首感事詩念與看官聽聽。拚得皮囊便真俠也須既濟憶韋編。要知滿掌桃花血正是當頭一指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窮措起家以財爲命 嬌娃選婿違訓失歡

却說圖理舍銀行行主的世系。譯者如今且趁空兒表明。按這個圖理舍譽。當初本是個貧窮的人家出身。自幼從鄉裏出到巴黎京城。在一個大商家的行裏雇工。他爲人很勤謹。故此被那商家十分看得起。將行內事權漸漸交給他管理。不上十來年也就積了些資本。開了這間內國的銀行。生意極盛。以巴黎而計。這銀行也算數一數二的了。他的妻子因爲生霞那之時。在月裏得病身故。圖理舍譽與那妻子是個極恩愛的夫妻。不幸因產難去世。

十分悲悼。也曾立誓不再續娶。雇了一個上等的保姆。把霞那鞠育長成。又請了一個有學問有見識的女師。教導他婦女禮儀。及那文藝歌曲音樂針黹等事。如今學得件件皆精。真個是才貌兼全。出挑得一個萬中無一的美女子。圖理舍譽每每憶起亡妻。萬種恩情。覺得總無着落。思念亡妻身後的留傳。惟有這愛女霞那。是他一點血脈。因此這點愛情。都移在霞那身上。疼愛霞那。就當作向亡妻盡點心事一般。所以他愛霞那。比別人疼愛子女不同。每日行中事務雖極忙極鬧。他午飯前後。也必定留一個時辰的工夫。同霞那說說笑笑。有時沒甚麼話可講。也要霞那將臉兒對着他。不住的看個飽。這纔算完了一樁心事。話說那日是禮拜五的時候。就是琪瑪、拖亞及伊古那兩人在庫房拾得美人手的第二日。圖理舍譽在那大餐樓裡的椅子上坐着。用手招霞那到他跟前。霞那照日常見尊長親愛的禮。用手抱着父

親的頸。輕輕向父親的臉旁啜了一啜。嬌癡癡的說道。爹爹。今天把鬍子剃的這麼乾淨。那臉上很是滑油油的呢。說着。那手兒便向他父親的臉上摩掃了一會子。圖理舍譽笑道。我的兒。你今年十八歲了。前日不是你的生日麼。依然是一般孩子氣。十八歲的女兒。也要端端肅肅立個品格兒了。霞那笑道。是呀。我依然是個小孩子呢。爹爹的膝頭上。我很想爹抱我坐坐。爹爹是養大我的。比不同別人。如果我出去見了生人。我也曉得莊莊重重起來的。圖理舍譽道。十七八歲的年紀。如果親疎的界限都不曉得。那還成個中用的嗎。如今你年紀也不算小了。也應該擇婿的時候了。霞那聽見提起擇婿二字。羞嗒嗒的不覺漲紅了臉。再不則聲。一直走向那邊桌子上。把那蒸熟的鷄子端將過來。圖理舍譽微微的笑着道。這也不用害甚麼羞。你已是及笄的時候。提親是應該的事。自古道男大湏婚。女大湏嫁。那有終身做老

姑娘的事。霞那把頭低着說道。我是一生願跟着爹爹。侍奉你到百歲呢。圖理舍譽道。那也是你一點孝心。我也不願把你遠嫁他方的。說着。忽然轉想。一想。又改口道。遠方的外國人。只有一個我很願招贅他做個女婿的。你記得那個俄國人嗎。那是個有錢的財主呢。霞那答道。爹爹。休要把孩兒來開心罷。圖理舍譽道。那是真話。你不記得先日來過那個俄國人。叫做荷理別夫的麼。他在俄國。現做大尉的官。家當很是豐富。我的行裡。也有十萬圓的金錢存下。此人品貌亦不俗。又是個大家子弟。那還不算好的麼。霞那聽見作起色來答道。這樣的人家。我是極不願意的。有法國這麼自由的人。不做反去做俄國人。受那沒自由的法律拘束。我情願死。也不願吃這個飯。圖理舍譽聽了。帶着笑道。死也死不得這麼易。有爹爹在。也不用你操這個心。我一定必揀到合你的意的。我這間銀行。幸而也有寬餘地方。我揀個一生可以

同着我一塊兒住的做個女婿。你可願意麼。霞那道。那任從爹爹的主意。我但求跟着爹爹。時時可以見爹爹的面。侍奉爹爹。那就願意了。圖理舍譽道。然則這樣身分的男子漢。你果真沒有不願意的嗎。霞那道。果然是合了爹爹的意思。孩兒是沒有不願意的。圖理舍譽又道。然則年紀你也不論的嗎。霞那答道。二三十歲的也不論。圖理舍譽點了點頭道。是了。那正是當時得令的美少年呢。霞那道。孩兒不曉得甚麼美不美。也不計較甚麼少年不少。年。但求有些才幹。不是個薄倖郎。那就好了。圖理舍譽道。不錯。有本事。有情義。那是第一件緊要的事。比如家當那兩個字。你又是怎麼樣的主意呢。霞那道。爹爹有這麼殷實的家業。那又何必較計甚麼家當不家當。圖理舍譽道。那也不錯。家當有沒有也可不計。但要勤謹。像得個興家創業的模樣兒。將來也不怕不發達。即如我初在鄉裡。也不過是個窮漢。却不料如今竟然

坐了巴黎第一二把的椅子。霞那道。可不是麼。縱然是有本事有情義。如果。是個懶惰愛吃。不愛做的人。那就沒有指望的呢。圖理舍譽道。愛吃懶做。那便是不中用的東西了。我告訴你。我的心意。如今看中了一個男子。現時甚麼家當都沒有的。但將來這個銀行。打算入他些股份。把這盤生意交給他。算是與我兩份合做的。你的心意如何呢。霞那聽了這句說話。不覺滿心歡喜。應聲答道。是爹爹這麼中意的人。孩兒是萬分微倖的了。圖理舍譽道。果然是個孝順的女兒。如果你也合意。我就想把家內的業務。及我們的意向。早日對他說明。盡地交托過他。你知到這個男子叫甚麼的名字麼。霞那滿臉兒堆着喜色。答道。是美治阿士麼。是美治阿士那個男子麼。圖理舍譽本來笑吟吟的對着霞那。忽聽見霞那舉出這個名字。突然斂了笑容。斜着這雙眉。含着一種慍色。問道。美治阿士。美治阿士。我同你講了。半天。你以爲我。

是賞識美治阿士麼。霞那見父親忽然變了這個臉色。把自己的臉色都嚇黃了。再不敢出半句的聲。垂着眼把頭低了。圖理舍譽又厲聲問道。我所講這番說話。你怎麼忽然把美治阿士想起來了。快告訴我。霞那暗中想道。美治阿士是我最屬意的男子。當時以爲爹爹也是同我的意一樣。不想這卦竟然變了。我若是始終默然。這個心事是沒有指望的了。想到此便大着胆子答道。美治阿士在銀行裏。原不是個下等脚色。當着書記的職役。也是代爹爹分任辦事的權的。他不是我家得用的人麼。爹爹所有重要的事。不是時常交給他辦理的麼。他的品性也不錯。人又純直。又勤謹。還不算一個好夥計麼。圖理舍譽歎口氣道。你口口聲聲只說着美治阿士。那就錯了。霞那道。然則爹爹的意思指着誰人呢。圖理舍譽道。你問我的意思嗎。我並不是看中美治阿士。我告訴你罷。這個美治阿士。我爲甚麼用他在這裏做書記。

呢。本來他的父親。從前同我這銀行常有交易。也是個老主顧。後來他的家運不齊。事事崩敗。把那些家業都弄得精光了。因此他的父親抑鬱生病。也就死掉了。留下這個美治阿士。一貧如洗。不能過活。我爲着同他父親相識過一場。是以起了一點憐憫的心。將行裏書記的職役給他做了。我用他的緣故。就是爲此。並非取他的品貌。亦並非愛他純直勤謹。你想我把他招做女婿。那是斷不能的。那道殼。怎麼斷不能呢。殼。圖理舍譽道。你曉得他的家世來歷麼。他是個貴族的宦裔。雖然現在不露出貴族的腔子。但以一個侯爵的公子。在人矮屋簷下。低着頭做人。暫時不得不委曲忍氣。究竟他自幼驕養慣的。那種奢侈揮霍的手段。那裏知到這個錢來歷的難處。我們做買賣的人。怎能殼扳惹得他來。況且我從少時就是貧窮出身。四五歲的時候。已經知到這個錢的好處。故此一生儉約。攢積得這副身家。我老實對你

說。我家的女婿。一定要揀個同我一樣貧窮的人家子弟。那是一定不易的家法了。霞那被父親教訓了這一頓說話。看看這點心事。已是成了絕望的景象。不覺忍着兩眶子的眼淚。低着頭一語不發。圖理舍譽見女兒這麼光景。知道一時自己的話。說得太重了。不覺生起一點憐愛的心。把臉色回轉過來。改口說道。呵呵。我爲你只顧把話儘地來說着。這個湯攔着。凍得冷冰冰的都忘記了。哪。你也吃點兒罷。我見你常時放着這副刀叉。懶懶的甚麼都不愛吃。那身子怎能彀強壯呢。快些陪着我吃點兒罷。霞那滿面堆着淒涼。喉裏帶着悲咽的聲音微微應道。今天甚麼都不想吃了。爹爹請用罷。剛說着。忽聽見外廂有人行走的脚步聲。一直到了大餐樓門邊。把手向門梆子敲了兩敲。遂輕輕的踱將進來。欲知這個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圖理舍譽剛纔把女兒教訓。不肯招那書記美治阿士爲婿。不料話猶未了。如今躡將入來這個人。正正是他。他本來是霞那心頭牽掛着的人。一聽那脚步的聲響。早已認得八九不覺。把這種無限的淒涼憤怨。從心坎兒。一直攙到臉上。及至美治阿士到了餐樓之內。他眼巴巴的把美治阿士的臉望了一望。這種淒涼欲訴的心事。就從那眼睛兒的光線渡將過來。美治阿士見了霞那這般情形。就如接了無線電報一般。也就猜中了八九分。臉色不覺黃將起來。惟是當着東家面前。不好十分顯露。勉強忍着。站在圖理舍譽傍邊。細聲說道。方纔俄國大尉荷理別夫到來。請你一見。現在客廳上等着。圖理舍譽像個極不喜歡的聲口。答道。食餐的時候。會甚麼客。叫他等着。美治阿士聽了。不敢怠慢。答應一聲。是。連忙退了出去。這裏圖理舍譽把朝餐食完。立起身來。見霞那在那邊坐着出神。好像想度甚麼似的。圖理舍

譽用手撫着女兒的肩頭。說道。你也不用憂心了。爲父的說話。正是替你打算的。你好好聽着爲父的教訓。把美治阿士丟開。一時雖然覺得難過。漸漸也就忘了。你把餐吃完。慢慢的自己細想。試看偌大年紀的父親所說的話。有理。抑或你自己使性子固執的有理哩。你仔仔細細想一想。那就自然明白了。懇懇摯摯的安慰了幾句。就從大餐樓踱將出來。心中想道。料不到今日提起擇婿的事。累霞那哭了這一場。也覺問心難過。但幸今日一問。方知到他、心、上、的、事。不然我就始終睡在那夢裏頭了。我一向見他在我跟前。尙未脫那些孩子氣。因此也不大留意防閑他。不料他就有了此意想不到的事。幸而知覺尙早。從今不得、要、格、外、留、神、了。一頭想。一頭走到那客廳上。那個荷理別夫大尉。正在把那紙煙用兩指夾着。吸了個不耐煩。圖理舍譽走近一步。同他握握手。說道。對不住。對不住。太簡慢了。荷理別夫恭恭敬敬的

答道。造次登門。十分驚動。弟因今朝接到本國來電。促令歸國有事。刻下便要起程。因此到來辭行。且欲將從前寄頓的些少金錢及那些。說至此。圖理舍譽急接口道。那是不錯。閣下所寄頓的金錢。隨時可以收取。但平時銀行的規矩。凡提收巨款。先要預日通知。可巧今日法國銀行。有數十萬的款到期應交。已預備好了。尙有數日之期。如今就從該款內提撥。先行交與閣下。便是。荷理別夫道。弟此來非欲收取這段款項的事。弟從前同那款項。一齊交來。那個小鐵箱子。那時也曾向老兄說過。這是弟家歷代所傳重要的品物。此箱子弟要一齊帶回國去。特地到來通知。至於款項。不過欲取出二三千金。作爲沿途旅費。其餘仍然寄存貴行。比之自存倉庫。那更穩當了。圖理舍譽道。然則閣下幾時要用呢。荷理別夫道。明日早晨九點鐘。弟當親來領取。說完。便匆匆起身告辭。圖理舍譽把他送了出門。轉身仍舊入客廳坐下。

把美治阿士叫了進來。嚴氣正性的。擺出那東家的架子。問道。你在我這裏已經有兩年了。你記得麼。美治阿士答道。是兩年零三個月了。圖理舍譽又道。其中我有甚麼地方待薄你的沒有。美治阿士答道。說那裏話。自從先父去世之後。美治阿士一無倚賴。幸蒙東主提拔。格外栽培。得在行裏供職。此恩此德。正所謂沒齒不能忘的了。圖理舍譽道。你也知道。感恩麼。既是感恩。就不該來。蠱惑我的女兒。難道。算是你報恩的所爲嗎。美治阿士突然聽了這話。好似當頭打了個霹靂。知道不是個好消息了。不覺嚇得兩臉鐵青。如同呆了一般。連話也答不上來。圖理舍譽又道。此事你也不用掩飾了。我已經審問明白。女兒也已承認了。美治阿士此時不覺那種公子家的舊脾氣。幾乎要發作起來。用力禁制。方把這氣捺將下去。答道。小子並不敢隱飾。自己亦不知到過犯之處。至謂小子蠱惑令女公子。此言不知從何說起。莫非

小子有誑騙令女公子的財物等事麼。圖理舍譽道：你也不必用那咬文嚼字的話。在我跟前搪塞。我老實問你一句：你是很眷愛我的女兒麼。美治阿士答道：眷愛的心那是有的。圖理舍譽道：然則你想眷愛霞那。就估量着霞那也眷愛你麼。美治阿士道：方纔東主說霞那小姐甚麼都已承認了。然則眷愛不眷愛。想東主聞霞那小姐的言。也都明白的了。圖理舍譽忽然翻了口調。着着實實的說道：我是個生身的父。他敢不照直的供認。你也不用多說了。從前的事。追悔已是不及。幸如今已經知覺。自今以後。不能不設法挽回。美治阿士忽聽得設法挽回四個字。不覺變了顏色。一種又怨又急之氣。衝得頭筋條條暴漲起來。圖理舍譽又道：你也不用惱了。年少兩相愛慕。那也是人情有的。但欲我把霞那做你的妻子。那是斷斷不能的事。我并非嫌你是個破落戶的人家。你的境遇。我是盡知到的。我也着實的憐愛你。你的

品行。我也儘見信得過。并不曾有半點兒的意思睇不起你。但我仔細思來。你的家世。是個侯爵的貴族。我是個鄉裡的平民。以平民的女兒。怎敢扳你貴族的門戶。我之心意。并無別的。不過因我是個商人。我之女婿。亦願擇一個商家子弟。那纔是我本分的事。貴族的公子家兒。怎能穀同我商家人合攏得來呢。如今霞那着實被我教訓了一番。他已經醒悟。已經聽從我的話。絕了這個念頭了。你也該把這無益的念頭收拾收拾了罷。我家裡近在咫尺。你在此出出入入。實屬不便。我極願你從今以後。二三年間勿與霞那會面。如果兩不相見。漸漸的丟開手。那自然也就忘了。我這番說話。并非把你退職。你切勿誤會我的意。今有一句話。和你商量。我在埃及分設一間支店。意欲委你到那支店當個代理人的職任。任滿三年。你儘可積得一分小小的家當。那時擇過一個好人家的姑娘。也可以過得活了。這是我一番的好

意勸你。你須要知道纔好。如今你也不用立刻回荅我。我今天有事。此刻要到別處去。今晚或者不回來。你慢慢想過。明日後日回我的信。也未爲遲。你莫小覷了。這事到埃及的出息。是比別處強得多的呢。那老頭子有意無意半冷半熱的說了一頓。就起身大踏步出門去了。圖理舍譽因動了這一點。家庭專制的念頭下了。這一番強權壓制的手段。有分教。

暮色起心思賣友。捨生畫策累恩人。

後人有長歌一首歎道。

錢神尊骨月。賤中懷百慮。交相戰風俗。習慣坑煞人。可憐專制家庭變。天生國民於我何所讎。湍水強決東西流。兒女亦國民。壓抑夫何求。豈不曰。憂樂關懷是親志。越俎借箸非多事。豈不曰。少年識見未堅定。抉擇不審將爲累。那知大造成烝民。各賦愛力爲精神。正副兩電具。攝力電力之大。

尚。有。何。物。能。比。倫。陰。陽。二。氣。皆。元。理。團。體。結。合。萬。化。始。肩。任。義。務。行。平。權。
 種。類。密。切。社。會。起。斯。道。本。自。含。太。和。因。果。緣。法。無。偏。頗。薰。蕕。雜。植。異。根。性。
 那。得。玉。樹。成。交。柯。君。不。聽。王。郎。曲。御。輪。翻。作。輿。脫。輻。君。不。見。璇。璣。軸。迴。文。
 字。字。失。聲。哭。縱。然。繩。尺。能。閑。防。生。趣。已。絕。非。鸞。鳳。覆。水。斷。帶。秋。扇。捐。舉。案。
 空。羨。梁。孟。光。斯。民。豈。盡。良。德。薄。牙。角。凶。終。歌。鼠。雀。是。皆。間。接。強。權。人。釀。此。
 禍。胎。莫。可。藥。野。蠻。未。開。化。憤。憤。吾。無。言。巴。黎。號。文。明。據。亂。仍。朝。噉。獨。惜。自。
 由。石。像。默。不。語。冷。眼。閱。世。徒。渠。軒。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美書記憤辭埃及店 瑪公子夜赴瀨音川

却說圖理舍譽不願把女兒嫁與美治阿士。苦苦要設法把他兩個分拆開。
 究竟他意中所選的人是那一個。現時他隱着不會說明。然測度說話的來。

頭一定、是那管賬伊古那了。惟是美治士阿弁不知到這個根。由以爲我
生的朋友。只有伊古那是個莫逆之交。如今受了這番委曲。只可向他訴說
幾句。因此一直走到樓上賬房。把伊古那邀到一間談話的密室。伊古那見
他神色慘淡。與往常不同。因問道。你身體莫非有甚麼不舒服的麼。美治阿
士道。我并不是身體不舒服。特地來同你作別。從今以後。我不在這個行裡
執役了。伊古那道。爲甚麼事。哦。我知到了。前日聞得東主說要派人到埃及
的店裡去。莫非把這個差使派着足下麼。美治阿士道。我不到埃及去。伊古
那道。然則那裡去。美治阿士道。那裡去現還未定。要之我一定不在這裡。我
已經不是這行裡的雇人了。伊古那吃驚道。莫非東主把你辭了職麼。美治
阿士道。也不是要我退職。實在因爲那一件事。說至此。剛欲把圖理舍譽適
纔的話向他訴說。忽然見一個人半遮半掩的在門外竊聽。美治阿士留心

一看。對伊古那道。那細崽助摩祖在外邊偷聽我們的說話。你可把這個門關了罷。伊古那道。這東西只曉得頑意兒。那裏曉得留意窺探人家說話。你既是這麼小心。我便把門關了就是。於是站起身走到前頭。把門掩着。然後再復歸坐。美治阿士道。伊古那君。我眷愛霞那的事。你不是知到的麼。伊古那道。是呀。我聽說霞那小姐極愛慕你。我正很替你歡喜。美治阿士道。當初。我以為霞那也是一樣的眷愛我。如今方知是我白眷愛了他。我極悔我的癡心。迷惑了。伊古那道。這話是怎麼講。他不是同你已訂了婚姻之約麼。美治阿士道。正惟是有婚姻之約。所以我纔陷了這個借誤的念頭。如今被東主把他責了一頓。他聞得父親已經同他擇定了別個人家。他一時就變了心。把從前的念頭都掉轉了。伊古那道。這話怕不實罷。你只聽見他父親說。你也曾見霞那小姐沒有。美治阿士道。我雖然沒見他。但他的父親說道。霞

那聽他的說話。已經醒悟過來了。如今把那個念頭都斷絕了。如果霞那不
是變了心。何得謂之醒悟過來。伊古那道。那也不過是推測之論罷。要之東
主究竟因甚麼事不肯招贅你爲婿呢。美治阿士道。他說我是貴族後裔。不
應該繼他商人的家業。他要在職役中人。另揀過一個最適當的招贅。伊古
那道。我諒霞那小姐。未必肯答應這個事。美治阿士道。他既說醒悟過來。那
有不答應的道理。如今老頭子爲這個事。恐防我近着碍眼。要把我擠到遠
處去。叫我到埃及同他管理支店的事務。又說埃及的出息比別處好。伊古
那道。我諒此事。或者是東主特地試試你也未可定。你何不答應着去呢。你
若到埃及。這支店的事權。便是你獨當一面。如果用心經理一二年。把一切
事務整頓整頓。將生意擴張起來。那不是顯你才幹的機會嗎。我忖諒一定
是東主想試過你的才幹。然後定那東床的座位罷。美治阿士道。不管他試

與不試。我受了這一場奚落。捱了這一頓刻薄。也就够了我了。兼且這等背盟失信無終始的婦人。想起來也就令我灰心。我也再不願見他。也再沒臉面在此法國的土地做人。打算走向人境隔絕的地方。不論美國印度星架坡。隱姓埋名。放棄此數十年無用的形骸。做個他鄉之鬼罷了。伊古那道。你此時着了惱。胸中的氣憤。懣不平。作此無聊之思。那也難怪。但凡事須要仔細想透。切不可拚着性子。百事不顧。一經錯了。那就要吃後悔的虧。美治阿士道。蒙你箴規。我也知道。但我此時心枯意寂。甚麼得失都不管。我已決定主意。准明日一早便起程了。伊古那道。你主意已決。我也沒法把你挽留。但出門的人。旅費是弟一件要緊的事。我諒你猝然間未必能備。我這裡攢積得點子金錢。不如你盡地拿了去。暫時應用着罷。美治阿士道。極感謝你的盛情。但我立意自己設法籌策。並不願叨忝人家的幫助。雖然是你我的交

情。再不講甚麼客氣。且待我先自籌畫過一番。如果不夠。再向你商量罷。刻下銀行正當事忙的時候。請先辦了你的公事。今夜或明早。趁銀行未開寫字樓之前。我再到你寓所一談。我尚有許多說話。想同你細講。此時且告別罷。說完便起身要走。伊古那知道美治阿士是無法籌畫旅費的。目下身邊一文沒有。又不肯受人家的資助。見他這個毅然不顧的主意。恐他是懷了自尋短見的絕念頭。不覺心中徬徨起來。牽挽着美治阿士的手道。憑你要去到天盡頭也沒緊要。你切不可起那絕路的念頭啊。美治阿士聽了。強笑着道。你恐防我自尋短見嗎。此事你請放心。我不是沒氣骨。吃不得苦的人。大丈夫寧爲境遇所困。斷不肯被境遇抹煞。這個膽氣。我也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斷不與那婦人女子一般見識。做那淺見的事。你放心罷。伊古那道。如此那就晚些會罷。於是兩家分手。美治阿士遂下了樓。一直向大門出。

了去。話分兩頭。却說昨夜金庫裏丟掉那美人手的事。伊古那自從受了瑪琪拖亞囑咐的話。今日到了銀行。再不敢題起。依舊照常一樣。在賬房裏辦公。適纔美治阿士到來談了這一會兒。如今不覺已是四打鐘。銀行規矩一到四打鐘便不辦事。因此把賬部疊擺起來。正打算回家裏趕那晚餐的時候。忽然見瑪琪拖亞走將進來。說道。伊古那君昨夜那隻手。又生出一段希奇的事呢。剛說着。回轉頭來。見助摩祖正站着。在門外。瑪琪拖亞向着他說道。你這個東西。站在此聽甚麼。這時銀行已是收工的時候。你還在這裏做甚麼。走罷。把那個助摩祖喝退了。然後再對伊古那道。此地說話究竟不便。不如找一個僻靜的地方纔說罷。伊古那道。可也不必這麼小心。此地再別有他人的。你剛纔說稀奇的是怎麼事。瑪琪拖亞道。昨夜我把那隻手拿回來。留心細看一看。原來是個左手。我想婦人沒了手已是不經見的事。如

今沒了的。又知道是左手。那更一定沒有雷同的了。我有了這個主意。出去查訪查訪。也就更容易了。伊古那道。你所謂稀奇的。就是這個事嗎。瑪琪拖亞道。你別要心急。慢慢聽着。還有呢。我當時拿了這隻手出去之後。自己想着。這個已是沒了生氣的東西。如果留着。第一件他不久便腐爛。第二件萬一被巡捕知到。那就不得了。如今既然有了這隻手。便可做憑據。這隻手留着也無用。不如把他拿到無人之處。靜悄悄的丟了。省得露出形迹。因此夜深時候。一直照瀨音川跑去。不料正跑之時。忽有一個長大的漢子。在我後頭趕來。步步跟着我。尾隨不捨。我也就留神關顧着。到了十字街口的去處。我轉身就向那橫街跑了進去。轉了幾個灣曲。回頭看時。他仍然跟着我。離十來丈的遠。我料這個必不是個好東西。一定是甚麼做眼綫的人。若不設法快走。被他追來。那就脫身不得了。正愁着。可巧有一駕沒有人坐的馬。

車從前面駛來。我急跑了上車。囑那馬夫使勁加了兩鞭。那馬就追風逐電似的。霎時間那漢子就不見了。我於是在各街迴旋了一回。及至一打鐘時候。然後叫那馬車跑到瀨音川。下了車。一直跑到橋上。四面張望。并沒有一個人影兒。我纔把這個手拿出來。從橋上輕輕的丢下水去。是晚白白的跑了一夜馬車。花了五塊多車錢。你說可笑不可笑呢。伊古那道。還有甚麼。瑪琪拖亞道。丢了之後。我就趕回家睡了。今天一早在床裡爬起來。心裡怙記着這件事。胡亂梳洗畢。便跑到各家相識的貴婦人處。滿心高興。要打探出這個事來。不意到了許多家。個個婦人。一切如常。并不見有甚麼動靜。我就心冷了。抱着悶回到家中。適值那每夕新聞剛派到來。我就拿起一看。不覺嚇了一驚。原來這美人手的事情已經登在報紙上了。伊古那魚問道。這事果真的麼。瑪琪拖亞道。你不信。我給你瞧瞧說着。從袋子裡把本日的每

夕新聞拿了出來。遞給伊古那。伊古那急忙接着。查閱起來。要知這每夕新聞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讀新聞褫心吊胆 趁機會胡想亂思

却說每夕新聞雜報欄內。有一則標題着「瀨音川美人手發現」。其文曰。今日瀨音川發現一段奇妙不可思議之事。瀨音川之下流。有某漁戶之子。於昨宵臨流垂釣。忽然釣得一人手。此手連着半截腕骨。想是極利之刀所斷。不知從上流何處蕩漾下來。漁戶不敢隱匿。奔報於附近警察署。警察即將此手送交國家軍醫查驗。茲據某軍醫所佈告。言此手是婦人左腕。其形體甚纖削輕巧。當是上等婦人。再查該手傷痕。計其截斷時刻。應在未投入水以前二三時間。至其在水內所經過之時刻。亦爲期未久。大約是昨夜十點鐘前後所拋棄云云。現該手施以防腐藥劑。用瓶載起。

存放在摩洛哥街解剖會博覽場中。其餘事之原委。現尙未悉。刻下警署已派遣偵探。四處嚴密查訪。諒不日此案當有頭緒。此案一經發露。料必有非常新異之奇聞。俟時再當詳細續登。以飽諸君之眼福。

當時伊古那查得此段新聞。從頭至尾讀了一回。瑪琪拖亞等他讀完說道。此事我本來不願經警察的手。不料丟在這麼大的川裏。也被人家釣着。真是湊巧。伊古那變着臉色。把新聞紙放下答道。我當時也告訴你。叫你同去照直告訴東家。聽憑東家投報警察署。你偏偏不願意。又要自己另外出甚麼手段。出甚麼奇策。如今依然隱瞞不過。被那警察知到。那便怎好。這都是你累了我了。瑪琪拖亞作色道。呀。你怕這事就累了你不成。像你這樣豆子大的胆兒。還想出來幹別的事嗎。諒來。這事警察斷斷辦不來。就是外間所傳說的。新聞也不過是談論幾日。過了這幾日。你看還有誰記着伊古那道。

這手現放在博覽場中。每日遊覽的如許多人。倘或有知到原委的。當場剖白出來。那便怎好。瑪琪拖亞道。你又說傻話了。此事除了本人。怎能覈還有誰。知到如果。既是本人。斷沒有對衆剖白說這手是我到銀行做賊丟掉了。的請你給還我罷。你想這句瘋話說得出來的麼。你試想想。也就明白了。你別要懸心罷。我且問你。今日舅父到了庫裏。可有甚麼破綻的疑心沒有。伊古那道。今日我見了東主。并不敢露過半點風聲。他亦未曾向我查問過甚麼。諒來未必看得出破綻。只不過當入賬房的時候。他問我昨晚的宴會因何不到。我就照着你所教的說話回了。也就罷了。今日東主的心裏。很沒得空兒。所以別的閒事。都沒有十分留意。瑪琪拖亞道。難道有甚麼老主顧的。行店倒閉。所以心裏沒得空兒麼。伊古那道。那裏的話。這銀行根基這麼穩固。就是有三兩家主顧的大行店倒閉。也未必費得着東主這麼操心。他并

非爲生意的事。其實因美治阿士同霞那小姐兩家戀愛之故。如今被東主知到。今朝他兩人受東主誠責了一番。剛纔美治阿士來對我說。要辭工不做呢。瑪琪拖亞道。有這個事。那不是鬧翻了麼。伊古那道。真是鬧翻了。適纔東主要把美治阿士調往埃及支店去。美治阿士不願。因此把職辭了。瑪琪拖亞道。那是一定了。美治阿士本來是個貴族的身分。不過現在窮了些。少了這個錢。老爺不會來巴結他。究竟他仍然記着氣節兩個字。怎忍受得這點難過的氣。諒他就是餓死也未必肯答應如此。方像得是個美治阿士的所爲。我很讚賞他。只是他囊裏沒有點錢。這旅費不知怎麼籌法。他現在想到那裏去呢。伊古那道。他并不曾定主意到那裏去。只說道。一意跑向別國去。再不回到法國來。我想霞那小姐。捱着這別離的苦楚。不知怎生過這日子。瑪琪拖亞道。十七八歲的女兒們。那裏有甚麼定見。不過暫時捨不得。有

點淒涼。也未可定。不上三兩個月。聽聽他父親的話。那便漸漸把前事丟過腦後。從新揀起姑爺來了。女兒們沒定性。我也見得多了。如今把這件事替。你想想。我料舅父把美治阿士趕走了。他的意思却是爲着你呢。那真是你的福氣了。伊古那道無蹤無影。那裏有這個事。瑪琪拖亞道。你說沒有這個事。照我說。一定是有的。我知到舅父的心裏。一定想招贅你。且不止心裏想。他也曾說出口了。前幾天我聞舅父說道。商家人沒有兒子。就沒有幫手。事都很不便。幸虧得你在此。提點提點。我舅父見了你。就不論甚麼事都放了心。你試想想。我是說謊的麼。兼且每次禮拜四請酒。都有你的分子。本來這個夜宴。是爲着同他女兒鬧熱鬧熱鬧開心的。如果美治阿士長在巴黎。雖然隔絕不大見面。他女兒知到美治阿士不會變心。依然帶着那條戀愛。的根。兩家不肯打斷。或者不容易輪得到你。如今美治阿士已是到別國去。

了。他一定怨他薄情。說他無義。那戀愛的根。自然就要割斷了。那不是你的福氣麼。伊古那道。這也未必。我想我們大眾朋友。一旦離別。尚且牽掛着放不得心。何況他是個女子。又是個心裏的人。那纏綿的情絲。好容易翻得轉的麼。瑪琪拖亞道。那有翻不轉的話。俗語道。你既薄倖。怪不得我無情。如今美治阿士先做薄倖。把情根割斷。不記念他女兒們的恩義。忍心把他拋撇不顧。怎不令他絕望。事到絕望。怎怪得他要斷念。這邊斷了念。那消受的福氣。不是你還有誰呢。伊古那本來是個假至誠的偽君子。平日臉面上雖然裝成莊莊重重的模樣。不露出甚麼聲色。但他的心裏。實在日夜焦思。很想吃這塊天鵝肉。如今聽見瑪琪拖亞這番說話。正中了他的心懷。不覺低了頭。并不答話。心中已自想到槐安國去了。瑪琪拖亞又道。不用想了。那一定是你出頭的機會了。如今且去吃晚餐罷。於是瑪琪拖亞同着伊古那。到了

一間酒店。把晚餐吃完。又牽牽着同到戲館裡聽戲。伊古那心心念念。只想做銀行東家的姑爺。晝思夜想。都記着一個霞那小姐。那裡是有心聽戲。到了十一打鐘。就同瑪琪拖亞分了手。跑回自己寓所。適見桌子上擱着一封書子。面上寫着是美治阿士寄來的。因拿起把封面拆開。看道。

伊古那君足下。午間與兄有約。今夕或明早到尊寓一叙。刻弟已趕赴夜車啓程。明日侵晨。距君已在數百里外矣。從茲一別。把晤無期。世外餘生。勿以爲念。匆匆留白。美治阿士頓首。

伊古那讀完。把書放下說道。眞眞可憐他了。歎了一口氣。也就到床上睡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點失賊銀行驚盜竊 認賠款大尉顧功名

却說次日。圖理舍銀行。弄出一件非常的事變來。當時伊古那在家。還未知

到清早起來。梳洗一會。用了茶點。到九點鐘時候。照例出行辦公。及至到了行內。見金庫這兩扇鐵門已自大大的打開。不禁大吃一驚。想道。昨日退行的時候。我明明把鎖栓好。怎麼能殼打開。走進裡便看時。見鐵櫃的鎖件件都已扭開。便知到是被盜行竊無疑。記起前晚美人斷手的事情。料得又是他昨夜再來。今回已自得手去了。不覺嚇得魂靈兒都走吊了出來。急的奔到後樓。告訴東主。圖理舍譽聽見。好像頭上打了一個霹靂。大驚失色。赶忙跑到庫房裡便一一查點過來。却也奇怪。計庫裡所存的款項。總共有三百餘萬。多半是現成的金錢。竟然不會短少。僅僅失了一張五千圓的銀票。再把鐵櫃內的匯單點過。也依然照數完全。圖理舍譽纔放了心。把手巾將額上的汗珠兒抹了一抹。說道。所失僅五千圓。倒也沒甚要緊。但看這樣情景。也真奇了。這鐵櫃不是也開了麼。鑰匙只有你同我拿着。暗碼也只有我同

你知道。還有誰呢。此事諒來不是外人。一定是行裡的人無疑。如果是外人。不特這鎖不曉得開。還要逃不脫這個機械的利害呢。伊古那肚子裡先已懷了鬼胎。這機械拿不倒賊的緣故。心裡早已明白。惟暗想更改暗碼的記號。那賊怎麼能覈知到。總想不出頭緒來。意欲把前晚的事對東主說明。又碍着同瑪琪拖亞約定了。不能翻口。不得已含糊答道。這事確實的奇怪呢。鐵櫃的秘法。連機械暗碼一概都曉得。手段這樣周密。事情這樣冒險。倒僅僅偷了五千圓。諒來確不像外賊的所爲。且一個人是做不得來的。圖理舍譽道。總之行裡的人。內中儘有同謀引綫的無疑了。正談論間。忽見守門的小厮助摩祖走進來稟道。俄國大尉荷理別夫到來。現在客廳上等着。他說。特地到來領昨日約定的東西。圖理舍譽聽着。猛然記起。對伊古那道。荷理別夫大尉所存下的鐵箱子呢。可在鐵櫃裡便嗎。你快看看。伊古那答應着。

把鐵櫃的抽屜揭開一看。不覺驚嚇道。不好了。這小鐵箱子不見了。剛纔查點。不曾留意這個。如今找遍都不見了。荷理別夫在客廳上聽見這話。就忘了形。忙跑到庫房裏面。並不與圖理舍譽等見禮。對着他兩人說道。怎麼把我這鐵箱子亡失了。這個是我的性命。我萬分珍重。方交託你存放。如今失了。我斷斷不能干休。我寄存的十五萬金錢。你把他失了。我也沒甚要緊。這箱子是金錢買不來的。你失了。去打甚麼主意。還我圖理舍譽同伊古那聽着。不迭的向着他賠不是。并把失竊的情形。哀告一番。荷理別夫帶着憂憤之色。向圖理舍譽道。這箱子內裏的緣故。諒你未必知到。因爲這個箱子也。不知幾多人恨我。我想設法偷他。所以我忙着送給你存放。以爲你這金庫堅固穩當。可以放心。不料依然逃不過他們暗算的手段。如今既已失了。諒難再復到手。雖然事縱萬難。我也斷不肯干休。惟是此宗失案。如果佈白出來。

反不好辦。如今莫如索性隱着，不要投報警察。等我、想個法兒、跟究、跟究。至你失了這五千圓，諒你是要報失賊的，也可不必等我替你抵填了。你當作無事，把這事交給過我一人查辦罷。圖理舍譽，適纔被他逼迫一番。不料忽然轉了調子，講出這話來，覺得出乎意外。因答道：那裏的話？方纔受老兄的怪責，自問實在惶恐無地。如今承尊意指示，不要傳揚出外，并願替敝銀行填了這失款。老兄這樣海量，兄弟實在萬分感激。此事本是敝行的疏虞，兄弟正欲求老兄見諒。見諒。所失鐵箱子的價值，兄弟力量若果做得到，自願竭力賠還的。荷理別夫道：說起賠償的話，這鐵箱子實在值不得五塊錢。其中的品物，不過是抄存的字紙。因爲我受了本國政府的密旨，到來查辦事。情這失案，若被我國駐法公使知道，那就報知我國政府。我政府就於我大有處分。故此特求祕密，不要宣揚出外。我寧願多費些金錢，靜中設法查究。

諒來、你、等、也、是、不、知、情、也、未、必、有、受、人、囑、托、與、那、賊、串、同、那、是、我、信、得、過、的、
總、之、我、是、欽、奉、密、旨、的、差、官、所、到、之、地、少、不、得、有、人、窺、伺、這、回、的、事、諒、是、敵、
家、所、爲、所、以、更、不、能、罷、手、我、且、問、你、當、日、把、這、個、鐵、箱、子、存、放、鐵、櫃、之、時、行、
內、有、誰、見、着、還、有、那、個、知、到、的、麼、圖、理、舍、譽、道、除、我、之、外、只、有、這、個、管、賬、及、
那、個、書、記、生、美、治、阿、士、此、外、再、沒、有、別、人、了、荷、理、別、夫、道、哦、美、治、阿、士、就、是、
時、常、在、你、案、傍、這、個、很、修、潔、的、美、少、年、嗎、我、時、常、聞、得、他、在、行、愛、鬧、排、場、的、
名、他、不、是、先、年、做、過、駐、俄、公、使、嘉、黎、那、侯、爵、之、子、麼、圖、理、舍、譽、道、不、錯、自、從、
侯、爵、家、業、退、敗、之、後、身、後、異、常、蕭、條、所、以、我、把、他、提、攜、用、他、在、這、裏、當、個、書、
記、荷、理、別、夫、道、現、在、那、裏、我、很、想、會、他、一、面、圖、理、舍、譽、道、這、很、容、易、就、叫、伊、
古、那、去、叫、美、治、阿、士、來、伊、古、那、道、美、治、阿、士、昨、夜、搭、火、車、不、知、那、裏、去、了、圖、
理、舍、譽、道、搭、火、車、到、那、裏、此、時、還、不、回、來、麼、伊、古、那、道、他、不、回、來、了、昨、夜、他

有書子給我辭行呢。說着便向袋裡把昨夜擱在桌上的書子拿了出來。荷理別夫按着看道。這便有些可疑了。書內并不題所去的地方。這不是逃亡的意思麼。對着圖理舍譽道。老兄。你不覺得詫異嗎。不知圖理舍譽答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審問賊蹤書記受屈 溺情魔障慈父失歡

話說荷理別夫見了美治阿士的書子。動起疑心。猜量他是與賊同謀的黨。圖理舍譽的本心。本來知美治阿士脾氣。是個硬直的男子。不像那做賊的人。但去得無踪無跡。也不免動起疑心來。如今聞荷理別夫問起這話來。皺着眉頭答道。是呀。去得不明不白。半夜裡猝然動身。此事實實在可疑。惟是他這個人向來不似見利忘義之輩。怎麼忽然敢做起賊來。就向伊古那道。你到守門人那裡。問他有誰看見美治阿士昨夜的踪跡麼。伊古那答應着。下

了樓一會兒。上來回道。看守大門的人說道。昨夜十一點鐘的時候。美治阿士進來。拿了一個皮包子去了。我再到美治阿士房內看過。所有他平日擺設的東西。已經甚麼都沒有了。圖理舍譽聽着不作聲。想了一會說道。這就確實的可疑了。半夜裡來拿皮包子。其中顯有情弊。他十一點多鐘還未起程。想此時還未到得外國地界。尙在兩國交界地方。也未可定。不如即發電報通知邊界的警察。還可以捕拿得着呢。荷理別夫道。宣揚出外。是使不得的。我已經告訴你了。圖理舍譽道不錯。我一時心裡着急。倒把剛纔約過的話都忘了。以後還牢記着罷。伊古那平日與美治阿士同事。他的行爲。問心是信得過的。況且前兩天有賊來過的蹤影。及今回美治阿士出走的緣故。他心裡都是知到。今見東主拿定是美治阿士這點良心。自是忍耐不住。禁不得要替他解釋幾句。聲顛顛的從旁說道。美治阿士的行爲。看來雖似

可疑。諒他一人做不到。此外想必另有甚麼歹人暗中謀算。湏要切實查究。尋他的憑據。方能追出底裡來呢。荷理別夫道。那是不錯的。我也是這麼想。你在這裡當算賬。每日來往出入的人。可有那個是你意中所猜疑的嗎。伊古那道。別的可疑之處。意中也不覺得。惟有這個看守庫房的人。每夜總在十二點鐘以後纔回來。諒此失竊的事。那賊必定在十二點鐘以前下手。那是無疑的了。荷理別夫道。照此說來。然則美治阿士更是可疑的了。圖理舍譽對着伊古那道。看守的工役。每晚到十二點鐘還不回來。你怎麼總不對我說。這樣不中用的人。就應該立刻開除了他。這是你太不留心之過了。伊古那道。不是我敢隱瞞着。因爲我自從初來那時候。見他已是這樣。估量東主是知到的。所以沒有說及。荷理別夫道。事已過去。悔也無益。如今且再查驗。看他用甚麼法子開這鎖罷。圖理舍譽聽着。再復把鐵櫃門拉開一看。見

有一個新鑰匙。還依然插在鎖穴裡。不曾拔去。圖理舍譽當下把鑰匙拔出來。拿着一看。說道。這賊也新樣的很了。偷了東西。連鑰匙也不要了。這鑰匙沒有模樣。他怎麼弄得來呢。伊古那。你想想美治阿士。日前有向你借過鑰匙。看過沒有。伊古那道。沒有。圖理舍譽道。恐怕就在我那房內抽屜偷了出來。交與鐵匠印了模樣的。不錯了。我屋裡除了美治阿士。別人是容易進去的。這一定瞰我不在家。悄悄的入去偷了來。惟是鑰匙縱然偷得。怎麼就曉得這個秘法呢。伊古那。你前晚聽見外面有腳步的聲音。你把那秘法換了。後來還見美治阿士到過這裡沒有。伊古那道。昨日早上到過一次。不過是一息間工夫。是時已是開了鐵櫃的時候了。圖理舍與道。鐵櫃雖是開了。這櫃門上不是依然現着那秘法的字樣麼。伊古那道。他并不曾行近櫃邊。諒未必能夠看得見。圖理舍譽道。他有心窺探。眼睛一過。便已印在腦袋裡。那

裡肯被你看得破。好提防他。而且既經看見。一定故意離遠些。方不令你生疑。你試想想。這個捕縛的機關。只有美治阿士知到的。他向來都裝作不知。如今纔曉得是他的心計呢。伊古、那、明明、知到這事。是委、屈了、美、治、阿、士。屢欲把前夜美人手的事情剖白出來。因爲答應了瑪琪拖亞。翻不過口。二則已是過後的事。如今纔說出來。一定大受叱責。心內躊躇躊躇。好幾次都把口禁住了。荷理別夫愈想愈疑。向着圖理舍譽問道。此事我想除了美治阿士之外。再無踪影可以捉摸。我當從此設法查究出根據來。我且問你。美治阿士平日所交處的朋友。與那種人往來最多呢。圖理舍譽道。此人交遊極少。甚至禮拜日仍躲在屋裡。絕不見有甚麼人與他往來。此人生平的品行。也算是個好男子。不知怎麼忽變了本性。會做出這意外的事來。荷理別夫道。他往常沒有提說俄國甚麼事嗎。圖理舍譽道。他曾隨父親到過俄國。故

此時常談說俄國的風景。及俄國人的故事。也是有的。荷理別夫道。他別處還有甚麼親戚。圖理舍譽道。沒有。只聞得他在布理他尼的地方。有一間舊房子。是他父親遺下的。荷理別夫又盤問了三兩件零零碎碎的事。因說道。跟查美治阿士去向的踪跡。此事我可以辦得來。無庸再費你心。以後我也不暇常到這裡。但如有要事。求你給我個人情。不論甚麼時候。均許傳見。以便商量請教。說完。握了握手。就告辭去了。荷理別夫出了庫門。向樓上正面的梯子。躡將下來。是時。金庫隔壁的小房子內。忽然見助摩祖。攝手攝脚的。走將出來。繞向後樓的小梯子。跑下。追着荷理別夫。尾後向大門去了。他平日是個頑皮的東西。年幾又少。個個都不大留意他。所以絕無人知覺。圖理舍譽自荷理別夫去後。對着伊古那把。今日所應做的事。一一吩咐了。然後向後樓進去。話分兩頭。却說圖理舍譽自昨日把愛女霞那責了一頓。迨後

因有事出街。夜深纔回。父女不曾會面。心裡很是牽掛着。如今稍暇。因走進霞那房內。只見霞那滿臉堆着愁容。眼胞皮腫得胡桃兒似的。伏在書案上。拿着一枝筆兒。不知寫甚麼。呆呆的坐着想。絕不動彈。圖理舍譽走近跟前。平心靜氣。帶着微笑說道。噯。噯。霞那。你受了誰的欺負。爲甚麼哭得眼胞皮都腫起來。霞那聽見。也不轉過頭來。只是憤憤的答道。都是你沒情理。強屈女兒受這委曲。這樣的淒涼。叫我心裡怎能熬得過。說話間。又吊了幾點眼淚。覺得一種怨怒之意。現於辭色。圖理舍譽嚇驚道。哦。爲昨天的事情。你就記恨到今天。你只管發惱氣。只怕你要後悔不迭呢。你知到嗎。美治阿士現在弄出一件壞事。以後再不能踏進我門了。霞那裝作聽不見一般。并不做係。圖理舍譽又望着書案上問道。你寫甚麼書子。要寄與誰。霞那道。寄與美治阿士。圖理舍譽作色道。甚麼。寄與美治阿士。你如今在爲父的跟前。也不

復忌憚的嗎。霞那硬着性子答道。這些事。我並沒有甚麼應該忌憚之處。美治、阿士是我心裡擇定終身倚靠的人。已經同他訂有婚姻之約。不論那個也是不必隱瞞的。圖理舍譽道。好一個婚姻之約。你以後可不必要爲父了。凡事任自己性子。就可以主持得來了。那文明的法律。我也見得多。甚麼自由結婚的國例。總未見有年未過二十歲的女兒。就可以違抗父命。自行擇婚的道理。霞那道。我正在想。等到二十歲再說。圖理舍譽平日并不曾見霞那違過半句的話。如今見他這樣。不禁大怒。厲聲喝道。甚麼呀。你等到二十歲再說嗎。居然想挾你一分子的自由權利。來欺壓爲父的主權。強背父訓。偏偏要嫁那鼠竊狗偷之輩。做賊婆子。你不把心竅兒淘一淘。不把耳朵掙開打聽打聽。美治阿士已經做了賊。偷了金錢逃走了。霞那道。不要說謊。美治阿士斷不做這些事的。圖理舍譽道。歇着嘴聽我說。我本來好好的待

他。叫他去管理埃及支店的事務。他不肯聽。說至此。霞那趕着說道。那是一定了。美治阿士的脾氣。斷不做這搖尾乞憐的。圖理舍譽又道。因此他昨晚上走進庫房。開了鐵櫃。把金錢偷去了。霞那道。爹爹。你不要委屈了人。你試調美治阿士來問問。我諒這樣的事。斷不是他做的。圖理舍譽道。還想問他。他如今不知去向。只怕已經逃到了外國了。霞那忽聽這話。心裏突的好像被一枝毒箭攢了進去一般。臉上忽然翻白起來。說道。他甚麼都沒講過一句。那就去了麼。說着。便覺得身子虛恍恍的。安坐不穩。仰身要倒。圖理舍譽急忙把他扶着。只見他、唉的一聲。仆在他父親的腕上。不覺連氣也絕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恃聰明強作老吏語 趁熱鬧暗訪美人蹤

却說銀行失竊那一天。夜裏十點鐘的時候。某街上有兩個少年。非常的親

密。並着肩在街上行走。看官。你道這兩個是誰。原來一個是銀行頭腦的外甥瑪琪拖亞。一個是銀行的管賬伊古那。他兩人正行着。伊古那帶着幾分疑怪的聲口問道。這樣大冷的天氣。你拉我到那裏去。瑪琪拖亞答道。你這樣沒心肝的人。那就煩了。現在所去的地方。不是。剛纔同你約定了麼。伊古那道。到戲院裏聽戲嗎。瑪琪拖亞道。不是如今且到凌冰池去。伊古那道。到凌冰池做甚麼。瑪琪拖亞道。現在池上的冰結得很厚呢。伊古那道。這麼冷冰冰的。有甚麼好頑意兒。瑪琪拖亞道。同你這樣的人遊耍。真是沒高興。今夜風也定了。算甚麼冷。此刻的時候。各處的美人。都往池上躍冰。那些衣香人影。好似銀世界裏放出萬樹梅花來。實在爽心悅目。少年的男子。沒有一個不愛趁這熱鬧的。冬令的頑意兒。此事算作第一的樂境了。伊古那道。雖是這樣。但我心裏有事記掛着。不論甚麼樂境。也沒閒心理會的了。瑪琪拖

亞道。你記掛着的事。我已經知道了。不過爲那鐵箱子失竊及那美人手的事情。這也何必白操心。諒來舅父斷不疑到你身上。你請放心罷。伊古那道。雖然不疑到我身上。但美治阿士與我是個交好。如今無辜受人疑議。我不能替他辨白。怎麼得安心呢。瑪琪拖亞道。我與美治阿士亦是個好朋友。但今回這件事。要我決實定他無罪。我也不敢承擔。是必要認真查個水落石出。如果這事與他是有干連。我以後便不認他是我的朋友。如果這事確實與他沒有干連。我當設法幫助他。替他解脫此冤罪。我們今夜要到凌冰池去。你曉得我的意思嗎。我亦是爲查探這個事情呢。伊古那道。然則未經查過。你就不敢信美治阿士是無罪的了。瑪琪拖亞道。那也難說。他若是沒有意思。爲甚麼半夜裡靜悄悄的瞞着人盜行裡拿皮包子。都不避嫌疑。況且大例的做賊。放着這麼多金子。豈有不拿。僅僅拿得五千圓便了事。諒世間

沒有這麼厭足的賊。美治阿士本來是個囊裡空空的人。旅費一切斷沒能
穀打算。古語說道。人窮起盜心。所以姑且試一次的手段。做個權宜之計。或
者他心裡立意日後發迹。然後加一倍二倍償還。如此立心也未可定。至於
這個鐵箱子他何故也偷了呢。這事很難推測。大約這箱子內必是那婦人
有甚麼的秘密事件在裡頭。這個婦人定然是美治阿士甚麼老相好。因為
被人拿着甚麼秘密的事件。自己不能安心。想設法盜回來。不料事不就手。
被鐵櫃的機械拿住。無計脫身。不得已把手割斷了。今回再托美治阿士代
他設法。美治阿士於鐵櫃的暗號機關。都是見慣記熟的。如今已立定主意。
不履行內的工。是以大着胆子。把鐵箱子代他偷了。自己另外又偷些金錢。
預備逃走的旅費。此事想來總有七八成。像你說與他絕無干連。我就不敢
附和。大凡推量一事。必要將始終首尾勘透。人家的議論。我是不輕易信的。

伊古那道。美治阿士與霞那小姐。愛情這麼專摯。那更有甚麼情婦呢。瑪琪拖亞道。你不是美治阿士。你怎能知得他透。既然知他不透。怎能保得他過。少年心性。鍾情不止一人。世間不知見盡許多。他到如今方始屬意霞那。以前未來這裡雇工之時。翩翩然一個貴族佳公子。正是紅粉場中的活寶兒。你說那個不愛想他。他暗中有個投契的私人。也不算特別的事。以溺愛開不得交的人。爲一點心願。至殘斷了肢體。都不得遂。豈能不代他心痛。既動了憐念的意見。他把事情求托到來。你說怎能推諉呢。伊古那道。任你怎麼說。我的意思。總是信得過美治阿士。斷沒有這些事的。瑪琪拖亞道。有也好。沒有也好。我不是硬賴他。總之要查探明白。如果美治阿士確實沒有這等事。我是必幫助他。放強來也要舅父把霞那嫁過他。雖然是令你難過。我也顧不得了。若是查得美治阿士於這件事果是有罪。我一定對舅父說明。就

把你招做霞那的夫婿便是了。伊古那道也罷了。瑪琪拖亞君那隻鑽石手釧。怎麼樣呢。瑪琪拖亞笑道。就是這麼樣。那隻手釧。說着把袖子攙起。給與伊古那一看。說道。套在我腕上呢。伊古那道。這樣的東西。虧你帶在手上。你不怕人家笑話麼。瑪琪拖亞道。怕甚麼。只管任人家笑話。也沒要緊。要之我也並不是亂給人看。必定見這個人有點子意思。我然後露出這隻手釧。做引子來兜搭他。說也湊巧。近來漸漸已試出些眉目來了。今兒早上。我到某間首飾鋪子裡。把這手釧給他看。聞他說道。這隻手釧。前十幾天。有個貴婦人。拿過來見過一次。因為脫了一顆鑽石。叫我代他嵌鑲。前幾天。纔鑲好。交回他。這貴婦人是初交易的客人。所以不曾知他的姓名。想必是近來纔搬到巴黎住的。甚麼大戶人家呢。此話看來。就顯然是個大大的影子。若是很命的探聽着。諒來沒有跟究不出來的。伊古那道。你又不知他

的名姓。從那裏跟究起來。瑪琪拖亞道。這東西總是從首飾店裏打來的。我就從各處的首飾店打聽去。到了晚上或在戲院子裏或在凌冰池上。凡鬧熱的所在多婦人家會集之處。我就把這隻手釧向那釵裙隊裏誇示誇示。說此物是我一個知交愛悅的美人送給我做紀念的。引他們猜一猜看有那個怎麼說。伊古那道。你這句不是傻話麼。該物的原主前晚纔斷了手。此時傷口正不知怎樣痛苦。想必像個大病的人倒在牀上。動也動不得。非經過三四個月。不輕易能穀平復。那裏還到頑意兒的地方。瑪琪拖亞道。本人雖是走動不得。但婦人的事情總要婦人家纔知得透澈。不論那個。如果有認得這個婦人的。一見了這手釧。定然問道。瑪琪拖亞君。你在那裏得這東西。哦。我曉得了。這不是某某姑娘的手釧麼。他不是同某某君最相好的麼。如今又看中了你了。這個人真是多情的很呢。那愛講說話的婦人。定然是

忍不住口的。必定一五一十的數將出來。就是碰不倒這等的人。今晚碰不倒。我又明晚。明晚碰不倒。我又後晚。總要忍耐些性子。少耽擱幾天。多把幾個人見見。縱然碰不着。漸漸那婦人家也會傳說起來。那時傳到他本人的耳朵裏。少不得觸動他的忌諱。必定找人來向我討情。豈不是拿着針子。從眼孔裏就引出線來了麼。伊古那道。這麼曲折的法子。我聽還聽不清楚。那裏幫得你手。我是個沒中用的笨東西。同去也做不得材料。不如讓我先回去。恕不奉陪罷。瑪琪拖亞道。你不願去。也不能勉強。隨你的意罷。倘若訪到了消息。我然後再告訴你便了。伊古那聽說。握了握手。說了兩聲對不住。便分頭作別。向自己的寓所回去了。這邊瑪琪拖亞獨自一個向凌冰池的運動場上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凌冰池評看金條脫 更衣所結識美婦人

却說凌冰池上有一個大運動場。乃是巴黎市上那般富人家合資建造。以備冬天大家到此趕冰頑耍的。當下瑪琪拖亞到了場外。進了一座大門。見丹墀上停着許多來客的馬車。也有雙馬四輪的。也有單馬雙輪的。兩行一字兒的排列着。再進了儀門。內便種着許多花木。是個極大的公園。中間一個白石砌成的水池。廣濶約有數十畝。水面上的冰。結成一個琉璃世界。加以四面的電燈映着。就如在水晶宮裏一般。池旁一路環拱着迴廊。接連好幾所樓閣廳堂。是遊玩人更衣駐足品茶呼酒之所。是時正是最熱鬧的時候。有的趕完了冰回來休息的。有的結束停當正往池上施展手段的。一來一往。好像是穿梭一般。瑪琪拖亞一頭走。一頭瞧。看那閨閣嬌娃。可有認識的沒有。正走着。忽覺得背後有一個人。在他肩上一拍。便閃身縮向人叢中去了。瑪琪拖亞掉轉頭看時。已不見了那人的影兒。獨自沈吟道。是那個刁

攢的東西。在此搗甚麼鬼。把我嚇了一跳。說着。便走進一所休息的地方。欲找個座兒駐足。只見偏廳上已先有幾個婦人坐着。定睛看時。原來是嘉喜夫人。同着幾位富貴人家眷屬。都是認得的。在此雜坐着說笑話兒。一見了瑪琪拖亞進來。大家齊聲招呼道。噯。噯。瑪琪拖亞君。許久沒見了。你往那裡來呀。請來我們這裡坐罷。瑪琪拖亞走近跟前。彼此見了禮。旁邊那個婦人。一眼、瞧、見、了、瑪、琪、拖、亞、手、上、光、閃、閃、的、露、出、一、隻、手、馴。笑說道。瑪琪拖亞君。怪不得近來總會不着你的面了。原來你又得了甚麼新鮮的寶貝兒。你們瞧瞧。他腕裡帶着一件東西呢。各人聞說。爭要借來看看。瑪琪拖亞并不推攆。向腕上脫了。遞給嘉喜夫人。嘉喜夫人接着一看。說道。原來是手馴麼。果然好精巧的手馴。但款式未免太舊了。我還記得我的母親年少之時。這樣款式。是趨時的。這個手馴。倒像是我母親帶過的呢。瑪琪拖亞微笑着答道。

這是一個富貴家的姑娘。他說是他祖代家傳的寶物。十分珍重。特地送給我做個紀念的。嘉喜夫人笑道。嚶。原來是美人的表記麼。是那一位姑娘呀。我試猜猜。說着。拿在手上把玩了一回道。哦。我記起了。這手釧好像在那裏見過了。這位姑娘我諒來是認得的。但如今在口頭裏一時總說不出呢。說着。又側了頭儘地想着。那傍座的婦人也說道。是的。我也像見過的呢。但總想不起來。要之這個款式。是沒有人同的東西。慢慢想過。總是記得的。嘉喜夫人道。也罷。現時越急越觸不起。且待下次會你的面。我定然是想得出來的。大家正評論間。忽然見一個長大的漢子。滿臉的鬍鬚。年幾約在四、十、歲、左、右。從外面走將進來。此人是誰。原來是與瑪琪拖亞同俱樂部的館友。是一個有名的大醫生。名字叫做烏拉迓華。原籍是奧國人。因為愛法國國民權的自由。故此搬到巴黎居住。家財很是豐富。他的醫學。是從德奧兩國的

大學院出身。已經考得最上等的文憑。是個醫學博士的銜頭。如今在法國居住。就以他的醫學濟世。凡有貧難的人到診。他不特不要醫金。連藥也要贈送。因此個個都當他是個活佛。惟是他的容貌。生得甚是古怪。好像亂草堆裏埋着個饅頭一般。又高又大。又昂藏。儼然是南山進士鍾馗化身似的。但他的脾氣。是極之和順。於應酬上的工夫。又十分周到。所以富貴家的眷屬。都不大厭他。反喜歡同他往來。凡有甚麼的大宴會。少不得都要招請他來周旋周旋。所以他識人最多。況且又是個醫生。家家都可以到的。如今閒話且按下不表。却說是時烏拉迓華走了進來。與各位婦人握手見過禮。然後向着瑪琪拖亞道。你幾時候來了。剛纔池上有一個非常豔麗的美人。到來趕冰。我正在想找你去看看。今晚來了這個美人。引得滿池上的人都看得呆了呢。瑪琪拖亞道。你不要說謊。到這裏池上趕冰的人物。我差不多都

見過了。烏拉迓華道。此地我也是常到的。惟有今夜所來的美人。我是頭一次見着。你試去看看。瑪琪拖亞道。照你所說。想必是天仙下凡了。說着。便站起身別了各人。同着烏拉迓華一齊走到池邊上。果然遠遠見着一個美人。猶如離弦的箭一般。一直向冰上溜去。及至將到盡頭的所在。忽然作一個燕子翻身。學楊妃醉酒。扭着腰。轉了一套大連環。又曲曲折折。演出一段逆勢風帆。這一種巧妙純熟之處。兩旁人山人海。不住的拍掌喝采。瑪琪拖亞也看到出了神。心裏不迭的讚賞。惟是時尚隔得遠些。臉龐尙不大看得清楚。忽聽得烏拉迓華說道。你看。他如今就要回身向這裏趕來了。話猶未了。果然見那美人一翻身朝着瑪琪拖亞這邊趕來。正正對着瑪琪拖亞打了一個晃兒。這種光豔之色。比那電燈光還利害。幾乎不曾把瑪琪拖亞的神魂都晃眩了。瑪琪拖亞禁不住的讚歎道。果然是絕世仙姿。西施王嬙。見此

也要失色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美人又向左便迴環趕將過去。是時適值池上有人跌傷。事務所急來把烏拉醫生請了去。單單剩下瑪琪拖亞一人站在池邊。好像被釘子釘住了。脚跟動也不動。平水線的眼睛。轉也不轉。不住的望着那個美人。不意忽然後頭有人喚了他一聲。回頭看時。原來是銀行的小廝助摩祖。瑪琪拖亞拿出主人的派頭。正色問道。你跑來這裏做甚麼。方纔在廊下把我的肩膀拍了一下。就是你嗎。你這討厭的東西。深夜裏滿到處跑。混甚麼呀。還不快些回去看守門戶嗎。助摩祖像着要哭的樣子。答道。我并不是到這裏貪頑。我每夜到這裏服侍客人。叨點子賞錢。回去買些牛奶侍奉老祖母。因爲老祖母害了病。過不得活。我不出來找些外路錢。那家裏就沒得吃呢。瑪琪拖亞聽了這番說話。未免動了點憐憫的心。說道。原來是這樣嗎。沒要緊。我明天對東主說。加給你些工錢就是。如今我先賞你

一點子錢。你快些回去罷。便從袋裏掏出幾個小洋錢。給了過他。助摩祖歡天喜地的跑去了。瑪琪拖亞再看那個美人。依然尙在池上頑出許多的新花樣。趕來趕去。向着瑪琪拖亞打了十餘個照面。這一雙俏麗的媚眼。不住的注在瑪琪拖亞臉上。瑪琪拖亞暗想道。今夜碰得這個好幾緣。用甚麼法子可以親近他。想幾句甚麼開端的說話。纔可以入手引他扳談呢。正躊躇着。只見那美人已經歇了。從冰上走了上來。到更衣所。把冰鞋換過。停了一會兒。便走將出來。是時遊人已漸次散去。那美人也是要回去的光景了。瑪琪拖亞不覺着了急。老着臉在那美人後頭跟上幾步。堆着滿臉笑容。對那美人下了一個禮。不知瑪琪拖亞要用甚麼法來兜搭他。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見色起心借端挑逗 卽物示信無計彌縫

話說法蘭西本來是個共和政體的國分。怎麼叫做共和呢。因爲一千八百

四十八年。法國的人民。將專制的政府掀翻了。以後不許強權的人再有長遠盤據君位之事。大家合着在議院裏議定。將這個君位的舊制刪除了。改立一個名位。叫做伯理璽天德。這伯理璽天德即係大統領的意思。這個大統領。是憑一衆國民揀擇有才有德有聲望的人公舉他去做。四年一任。凡有國家大事。由議院議定。交他畫押。政事權限。算是歸他總理。任滿之後。聽憑國民集議。查察他任內所辦之事功過如何。再行定選。所以做大統領的。都知道自己的職任。係國民推尊我來替。他大衆經理公務的。知道我的身分。就不過是一個通國人雇用的大管家。知道這個家當交給我管理。是有限期的。不久就要結算。不似從前的君權。可以永遠盤據着這個勢位。將衆人的家當。一手抹過。盡作自己的私物。反任意將大衆原主難爲。所以自從路易拿破侖當過這任。以後相繼不知換了十幾個。至到而今。個個都守着

規矩。照章辦理。沒有一個敢恃勢強橫。他亦沒能設有強橫得來的權。看官。你說這個共和政體好法子不好呢。却說法國自從變了共和政體之後。國中人民。個個得享安樂。人人有自由的幸福。這點精神。便覺得活潑起來。餘暇之時。大眾叙樂尋歡。真是有鼓腹嬉游的景象。每日到了四打鐘以後。你一羣。我一隊。說不盡種種快活的頑意兒。凡到了運動場上。不論認識不認識。也不必拘拘束束。講究那雞兒打架的點頭禮。惟有大眾團聚。各盡其興便是了。如今且說瑪琪拖亞當時見着那冰上的美人。將要回去的光景。心中着急想道。今夜的奇逢。斷不可當面錯過。惟是外國的規矩。凡初次會面。想着同人家招呼。必要有個與他熟識的人。帶領做個介紹。彼此遞了名片。通了姓名。然後交談。方是正禮。況且此人是個女子。更不得莽撞。萬一他不倣保。豈不是討個沒趣。但一時找不出那個介紹人。意中又捨不得丟開。

不覺心裡着急。忽然逼出了一個臨時計來。只見他忽然搶上幾步。攔着那美人前頭。放低了顙子。柔聲說道。姑娘。請恕我莽撞。我有一句話。想請教姑娘。因爲我同兩個朋友賭嘴。要求姑娘一句金言。分個輸贏。不知姑娘肯給我一個人情嗎。無端無緒。突如其來。倒把那美人嚇退了幾步。這一雙俏麗的眼睛。把瑪琪拖亞打量好一會兒。纔說道。甚麼事作賭。要我怎麼樣分斷。那種嬌嫩清脆的聲音。傳到瑪琪拖亞的耳鼓邊。恍惚像是出谷的黃鶯兒一般。聽得渾身都麻起來了。琪琪拖亞大着胆子。進前一步。低聲說道。并非別的。因爲我同伴的人。見姑娘在池上趕冰。十分羨慕。大家互相猜量。有個說姑娘像是意大利的人。有個說姑娘像是西班牙的人。彼此爭論不決。故此冒昧要求姑娘指示。定個輸贏。那美人聽說。也不嫌他輕侮。并不動氣。有意沒意的答道。我也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西班牙人。瑪琪拖亞笑嘻嘻的

接口道。啊。這。麼。說。我。就。猜。着。了。我。想。意。大。利。西。班。牙。都。不。是。結。冰。的。國。分。如。果。姑。娘。是。這。等。地。頭。生。長。那。趕。冰。的。法。子。斷。不。能。設。學。得。這。麼。精。妙。我。一。見。就。決。定。不。是。這。兩。國。的。人。了。照。我。的。意。思。忖。度。姑。娘。倒。像。是。此。地。的。人。或。者。是。荷。蘭。國。的。嗎。美。人。道。不。是。然。則。是。瑞。士。的。嗎。美。人。道。不。是。然。則。是。俄。羅。斯。瑞。典。挪。威。英。吉。利。丹。麥。波。蘭。土。耳。其。那。是。一。定。不。錯。的。了。那。美。人。含。笑。答。道。都。不。是。我。就。是。在。這。裡。巴。黎。生。長。的。瑪。琪。拖。亞。道。啊。約。我。是。巴。黎。人。姑。娘。也。是。巴。黎。的。人。麼。怪。道。穿。着。的。派。頭。這。麼。像。我。也。是。這。麼。想。來。呢。請。問。芳。名。是。怎。樣。稱。呼。叫。阿。竹。麼。叫。阿。梅。麼。美。人。道。倒。被。你。猜。着。我。名。字。就。是。叫。阿。梅。瑪。琪。拖。亞。鞠。躬。道。多。謝。姑。娘。多。有。得。罪。了。求。你。見。諒。見。諒。美。人。道。那。裡。話。你。不。過。大。家。朋。友。打。賭。好。頑。有。甚。要。緊。瑪。琪。拖。亞。笑。嘻。嘻。道。姑。娘。請。恕。我。我。老。實。不。敢。相。哄。我。不。是。真。打。賭。的。我。因。爲。見。着。姑。娘。的。芳。容。心。裡。思。慕。的。很。

所以特地扯個謊。借意親近親近。藉此想探聽姑娘的芳名呢。美人道。你要查我的名字。這也何難。我是正正大出來的。也沒有甚麼要遮瞞的事。我的名字。怕甚麼人知。如今我的名字你已知到。也再沒別的事了。請你讓開些我回去罷。說着便舉步要走。覺得他像有意無意的。方纔讚賞他。不覺他歡喜。調弄他。也不見他作惱。瑪琪拖亞此時。以爲這個縫兒。是可以鑽得進去的了。便老着臉皮。趁勢糾纏着問道。姑娘你要回去麼。府上在那裡。黑夜裡冷清清的。一個人。我很替姑娘担心。不如我陪着送姑娘回去罷。那美人道。不必了。不敢勞動貴步。瑪琪拖亞道。那裡話。說甚麼勞動二字。如果姑娘嫌棄不許我近前。我就跟着後頭。替你關照。總之伴送姑娘回到府上便是了。那美人道。你定要跟來。這便怎好。我不過因爲好頑意兒。偶然高興。到這裡趕趕冰。如今忽然帶着一位男子回去。豈不要動了人家的疑心。雖然你

這位相公。看來是個君子的人。可以放心。伴着說說話兒也好。惟是要跟到我家裡。那就使不得了。瑪琪拖亞道。這兩隻腿願意替姑娘跑跑路。我也作不得主。禁制他。姑娘如果不要我相送。我就遠遠跟着。跟到姑娘門前。站着守到天亮。替姑娘做個狗兒罷。那美人不禁撲嗤的一笑。說道。你這位相公。想是要惱煞人。真沒你的法了。如此說隨你的意罷。但我有一句話。要先同你講定。你送到我住宅這條巷子。你就不要跟我進去。瑪琪拖亞心裡暗想道。這女子料是有丈夫的了。他的當家。定必是個醋缸子。所以怕得這麼利害。便會了意。答道。曉得了。我送到府上的巷口。我不進去就是了。說着。使用手腕挽着那美人的纖手。一路的跑。美人要左便左。要右便右。不知拐了幾個彎兒。絮絮叨叨。講了多少無謂的閒話兒。也不必細說。正走着。轉到一條街上。經過一所公園。這公園四面圍着一幅短牆。剛向這裡走過。忽見牆邊

上、凭、着、有、三、個、大、漢。鬼、鬼、崇、崇。不、知、在、此、地、商、議、甚、麼。是、時、已、是、十、二、打、多、鐘、的、時、候。夜、深、人、靜。只、見、那、美、人、像、是、有、些、胆、歉、的、模、樣。貼、近、瑪、琪、拖、亞、身、旁。用、力、挽、着、瑪、琪、拖、亞、手、腕。瑪、琪、拖、亞、也、覺、得、有、些、胆、歉。兩、家、默、然。急、着、腿、走、了、過、去。瑪、琪、拖、亞、道。倘、若、是、你、一、個、人、獨、行。今、晚、見、了、這、幾、個、漢、子。不、要、把、你、嚇、煞、了、麼。那、美、人、道。如、果、是、我、自、己、一、個、人。我、就、要、坐、馬、車、回、去、了。瑪、琪、拖、亞、道。實、在、你、府、上、是、那、條、街、呢。美、人、道。離、這、裡、還、有、許、多、路。你、若、是、嫌、遠。就、不、該、勞、費、步、了。說、着。回、過、臉、向、瑪、琪、拖、亞、一、笑。瑪、琪、拖、亞、道。那、裡、話。這、樣、走、法。就、跑、到、天、盡、頭、裡。我、也、願、意。越、是、去、得、遠、越、妙、呢。美、人、道。強、嘴、罷、咧。我、家、裡、離、此、還、不、止、一、半、路。我、住、的、地、方。在、上、布、街、盡、頭、拐、彎、兒、纔、是。我、怕、你、口、裡、強、着、是、這、麼、說。心、裡、早、已、不、耐、煩、的、很。正、想、着、逃、脫、呢。瑪、琪、拖、亞、道。你、不、信。等、一、會、兒、就、明、白、了。此、時、那、美、人、挽、着、瑪、琪、拖、亞、的、腕、上。忽、然、觸、着

瑪琪拖亞的袖子裏覺得有些甚麼硬硬碎碎的東西。那美人道。啊。怎麼你披起甲來麼。瑪琪拖亞見問。知到是爲觸着了那隻手釧之故。因答道。不是披甚麼甲。不過是一隻手釧罷。美人道。啊。你是個男子。怎麼也帶起手釧來。想必是那一位心上人送給你的。恭喜了。想是結定婚了。這倒令我放心。瑪琪拖亞道。怎麼你看得結婚二字這麼容易。並且說出這等無情話。也太煞風景了。這不過是一個相識的閨友送給我的。其實別的意思。甚麼都沒有。美人道。依你說。真假我也不知到。我倒要試試你的心。你可答應麼。瑪琪拖亞道。怎樣。你只管說罷。美人道。真個嗎。我要你把這隻手釧轉送給我。使得麼。知果你肯答應。那就可以信得過。不是婚約的表記了。瑪琪拖亞料不到他。突然出這個難題。不覺呆了半响。連話也答不上來。不知瑪琪拖亞用甚麼法來抵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沒轉身強辭護贓物 險失手深夜遇強徒

却說瑪琪拖亞一時找不出話來回答。只見那美人又催促着道。怎樣呀。肯送給我麼。逼得瑪琪拖亞心中好像轆轤一般的亂轉。却轉不出一句說話來。攔塞他。只得勉強支吾着道。你你你要這這這。就連連手割了送過姑娘。也。也。是。情。願。的。美。人。恚。道。你。不。要。假。裝。瘋。罷。咧。我。不。要。你。的。手。我。單。只。要。這。隻。手。釧。瑪。琪。拖。亞。道。手。手。手。釧。嗎。這。這。這。個。容。易。如。果。不。是。代。代。傳。家。的。寶。貝。我。就。立。刻。送。過。你。呢。美。人。聽。見。他。拿。話。來。攔。塞。知。到。他。是。不。肯。的。忽。然。翻。起。臉。來。現。出。一。種。不。喜。歡。的。顏。色。搶。着。插。嘴。道。別。說。了。別。說。了。我。不。愛。聽。這。些。話。我。曉。得。了。我。不。過。試。試。你。看。你。的。心。怎。樣。這。也。是。我。錯。了。女。兒。家。不。識。羞。任。意。向。男。子。討。東。西。便。入。了。下。流。的。所。爲。我。倒。忘。了。你。見。諒。罷。別。當。我。是。貪。心。想。謀。奪。你。的。心。肝。寶。貝。我。是。不。要。的。瑪。琪。拖。亞。道。姑。娘。你。不。要。多。心。那。美。

人道。別說別說。曉得了。曉得了。說着掉轉頭。把自己搭在瑪琪拖亞腕上的手。也掙脫了下來。說道。就到這裡算了。你請便罷。我從來不曾試過一個人深夜裡在街上混跑的。瑪琪拖亞道。有我伴着怕甚麼。請你扶着再慢慢走罷。那美人道。多謝了。我禁不起你這手釧壓着我的手。痛得很的。瑪琪拖亞道。我知到你爲這個手釧。心裡不舒服。你也不知道。這個手釧內中有許多緣故。所以不能送給你。我如今脫下來給你瞧瞧。說明這個緣故。你就明白了。那美人道。我不聽。我不聽。瑪琪拖亞道。這麼動氣。連我一句話也不願意聽。然則以後連我的影兒。也不許見。一見麼。那美人裝作沒聽見一般。臉朝着外。忽轉身道。哎喲。怎麼後頭像是有人跟着來呢。瑪琪拖亞急忙回轉頭。定睛一看。說道。並沒有甚麼人。姑娘不用慌。如果有甚麼強暴來。有我護衛着。一定與他拚個命。就是死也不悔的。那美人道。轉了這個彎。就是上布街。

差不多到屋裡了。縱是有甚麼強徒。我也不怕的。瑪琪拖亞道。送到你門前何如。那美人想了一想道。不必了。就照我適纔所約罷。這裡已是鄰街了。請便罷。瑪琪拖亞道。不要緊。還有這些路。不如直送到門口罷。於是又走了幾步。到了那十字街口。只見那美人放手離開。走近一家門前。手裡拿出一條鑰匙。正要開門。瑪琪拖亞慌忙走近前道。這裡就是府上麼。以後若來拜訪姑娘。到這屋裡。使得麼。那美人愛答不答的道。我又不曾約你。你來做甚麼。我這裡你是不宜到的。瑪琪拖亞道。我明天一定來拜訪。如果你不許我見面。你就要害煞我了。美人道。你明天到來。我也不在屋裡。我明兒一早要搭火車到外國去。總要兩個禮拜纔回。瑪琪拖亞皺着眉道。又要兩個禮拜。那就等煞人呢。沒法兒。只管耐着等就是了。你可不是哄我麼。那美人道。等到我回來的時候。怕你不把我丟向甚麼瓜哇國去了。還記得着麼。倘若是記

得到那時候就請來罷。瑪琪拖亞道。我怎敢忘。你肯賞我一見。我就是魂夢也記得的。只是我來訪問姑娘。用甚麼稱呼。府上的人纔曉得。那美人道。你說要見阿梅。便使得。如果他們不曉。你就說要訪澤瀨娘。就沒有不曉得的了。瑪琪拖亞道。哦。澤瀨娘。口裡說着。心裡忖想道。以娘字稱呼。這定是不會嫁人的了。不覺滿心歡喜。與美人握了手作別。那美人拿起鑰匙。匆匆開了門進去。轉身把門仍舊關上。瑪琪拖亞站在外邊。發了一回歎。將這間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想道。院子雖不大。墻壁窗戶。這麼潔淨。倒不像是租來的房子。三層樓閣。頗亦軒敞。諒來必是一個中等的人家了。再欲向屋裡一張。可惜黑沈沈的。沒有燈火光。不能見內裡的情形。肚子裡自己商量道。瞧不見也沒要緊。橫豎遲兩個禮拜。我是要再到的。那時進去訪着美人。自然甚麼都看見了。想罷。剛要回去。轉過身來。遠遠見着有三個人影兒。在後頭閃

閃縮縮。定睛看時。認得就是方纔在公園撞着那班鬼鬼祟祟的人。料他追着蹤。定然是想來劫奪我的銀子了。默許袋子裡銀鈔有限。縱然被他奪去。也值不得甚麼。獨是腕上有隻手釧。這倒是極緊要的物件。倘或被他人見着。這個金熠熠重墜墜的東西。定然是走不過的。這便怎麼處呢。通盤算着。兀的又見有一個人傍着牆陰。捻手捻脚的跑將來。瑪琪拖亞躊躇道。這班狐羣狗黨。不知有多少人。如今這裡又來了一個了。不如大着胆。走向前把他拿住。諒一個對一個。却是不怕他的。再又轉念一想道。他先用一個人來。或者誘敵之計。也未可定。我勢孤力弱。怎能敵得他過。三十六着。究不如以走爲上呢。正正沈吟未決。只見那人越走越近。忽然聽見他低聲喚道。瑪琪、拖亞相公。我在這裡。瑪琪拖亞嚇了一跳。道。你不是助摩祖麼。這時分還不回去。又這裡幹甚麼。助摩祖走走近身邊。低聲說道。適纔我在凌水池上呢。

你賞了我幾個角子。我正在要回去告訴祖母。剛打從那邊街上經過。看見有三個人。跟着你同一位姑娘的後頭。遠遠瞭着。吱吱咕咕。不知講的甚麼。我看他不是個正經的人。因此趕上前。躡着他的蹤。靜悄悄的聽他。果然不是個好人。原來是個做强盜的。他們如今跟到這裡來了。聽得他們安排。定要等他回頭。在這街口經過。便喝起暗號。把你捉住。要用繩子把你勒殺。這等說呢。瑪琪拖亞道。胡說。那裡勒殺得這麼容易。難道是沒有王法麼。街上還有巡捕。他只管來。我是不怕的。助摩祖道。雖是相公不怕。但你不要向那條路走。不如向這邊回去罷。我也是照這裡回去的。有我跟着。那就不怕他了。瑪琪拖亞聽着。忍不住撲嗤的笑起來。說道。你這隻禿尾巴的拳雞兒。有多大的分量。就有你在。便做得甚麼材料。助摩祖道。不是。方纔我追着他的蹤。這班人一定認得我的。如今我跟隨在你身邊。他恐怕我跑去叫巡捕拿

他。他自然就不敢動手。待等過了這條街。轉了過去。就是通衢大路。定然有馬車來往。我便替你找一駕空着的馬車。雇了來。你便坐了馬車回去。那纔妥當。瑪琪拖亞獨自一個人。心裡實在有些害怕。但對着底下人。口裡不得不要說得硬些。如今有了這個小廝來幫幫手。心裡倒也放寬的好些。因說道。你的家在那裡。我想明天買點東西到你家裡。看看你的祖母。助摩祖道。多謝相公。就是在這前頭不遠的。祖母現時有病。恐怕款待不到。請相公不要見怪。如果得相公光臨。他老人家不知怎樣歡喜。一頭說一頭跟着舉起步來。走不到一箭多路。遠遠見前面有兩點火光。向着這裡奔來。恰像聊齋誌所說那條大蟒一般。定睛看時。助摩祖早已認得。接着口說。這前頭就是一乘馬車來了。你看他走得這麼從容。一定是空着沒有人坐的。待我走去雇了來罷。說着。便跑起幾步。趕上那馬車。雇了過來。那時瑪琪拖亞猶如得

脫虎口一般。急跑了上車。對助摩祖道。多承關照了。說着。那馬車便飛也似的發起輪蹄。轉瞬便去得遠遠的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強周旋癡人托心事 叔來歷女俠現聲名

話分兩頭。如今却說圖理舍銀行的行主圖理舍譽。是日又是宴客的時節。當晚在大餐堂設席。依舊是橢圓長桌。插花鋪錦。衆賓入座。團團圍着。所請的大都是慣來熟客。所以坐位亦大都各仍其舊。惟有行主的愛女霞那。往常坐位。與美治阿士毗連。一對玉人兒。兩肩相並。總是說說笑笑。這一種歡樂的氣象。連一座人的興緻都撩動起來。自從美治阿士被逐之後。每當宴會。竟然像是少了那個興緻的主腦一般。總尋不出別個代字訣來。如今美治阿士的舊坐位。由主家派定。令伊古那坐了。伊古那那人的質性。本來是個老實頭。於應酬交際上的手段。是使不得的。今一旦得僭了這個坐位。連

着意中人竝坐。只覺得心神俱醉。腹內不迭的感謝主人的恩義。口裡反一句話說不出來。低着頭連正眼也不敢瞧一瞧。那霞那無日無夜。眼色面色。總是含着有一種淒涼可憐的情緒。任你是天上吊下一隻金牛。他齒也不輕易露一露。任你說甚麼笑話。他神色也不輕易動一動。與鬧場中。反弄得一座默然。覺得冷冷落落。殊無一點意趣。圖理舍譽也覺得索然無味。想道。今夜瑪琪拖亞怎麼總不見來。他的口角乖巧。得他到來。或者可以撩動他們一點兒興緻。但這個時候還不到。枯坐也是無味。不如早些散了席罷。因說道。霞那。你照往常拿點香茶泡好了。請各位到茶談室內寬寬坐罷。又對衆賓道。請各位到茶談室散散罷。於是衆賓齊立起來。散了座。隨着霞那到了茶談室。各找知交談心去了。是時獨有伊古那默默的尙在食堂內站着。像是有甚麼思想似的。當時霞那把茶泡了。遞過衆賓客。迨後拿了一盞茶。走

過大餐堂來。遞給伊古那。伊古那是個不慣講究儀文的人。如今見主人的小姐親遞茶來。不知怎樣接領方好。不覺連臉也漲紅起來。手忙脚亂。左不是右不是的。方把那茶盞接了過來。忽聽得霞那鶯喉一轉。低聲說道。美治阿士的行蹤。你可知到麼。伊古那急答道。他臨行時。約定將來到了定着的去處。給信與我。但如今去了這多時。尙未接到他消息。究竟不知他在那裏。霞那道。他既然同你有約。如今竟然失信。莫非他有甚麼不測之事麼。伊古那道。此事我倒信得未必。因爲我聽見他說過。大丈夫縱有萬分磨折。斷不學那婦人女子的見識。他不過因東主不喜歡他。造了一番說話說小姐聽了東主的教訓。已經把念頭翻轉過來。勸他不要空自妄想。他信以爲真。以爲絕望。因此着了惱。一時氣憤不過。立刻要離了法國。這是有的。若恐他自尋短見。我可決其必無此事。霞那道。如果不曾輕生。我心還有幾分安慰。但

照你的意思。你估量他是有罪的。抑是無罪的呢。伊古那道。那裏的話。照美治阿士這樣的人品。那裏肯幹這等事。此是我可決的。霞那聽說。不覺把這。種愁顏。開了好些。說道。你真個不疑他麼。如今只有你一個肯說這話。既然如此。我想求你替我設法。查出美治阿士無罪的憑據來。待我向父親剖辯明白。你可肯幫助我嗎。霞那素來不肯輕易同古伊那交談一言。如今忽然同他這樣親熱。又聽得要把心事來倚託他。這正是好一個交情入手的門路。斯時就恍如得奉恩詔一般。急答道。這是朋友分內應爲之事。就是小姐不會吩咐。我如果力量做得到。也無不盡心。我現在正同着瑪琪拖亞君設法子。想要替他查探出那無罪的憑據來。霞那道。這樣很好。我極感激。你真果是有這點心。我極願意和你做朋友。我且問問你。這事至今你可有見着甚麼可疑的人嗎。望你同着瑪琪拖亞哥哥。早日替我訪出這個憑據來。兩

人一問一答。對說了好一會兒。圖理舍譽在對室醉翁椅上歪着。一轉頭瞥見他們親親熱熱的模樣兒。以爲霞那回心轉意了。心裡着實的歡喜。口與心商量道。看這個光景。這兒女債。或者可以得如我的心願了。他們兩個如今已漸漸好起來。不如趁勢和他們早些完了這宗婚事罷。圖理舍譽正在獨坐默想。忽然見瑪琪拖亞到了。從外間走將進來。圖理舍譽站起來說道。呀。你來了麼。怎麼這時候纔到。今夜晚餐。沒有外客。只得幾個熟人。沒甚高興。正在想找你來說說笑話開開心。怎麼老等你總不來。瑪琪拖亞道。我本該早來替你老人家招呼賓客。適值有點事耽擱了。如今并不是趕來替你老人家陪席。我因爲有一件事。想要求求你老人家。知到這個時候。你老人家一定是在家的。圖理舍譽道。甚麼事這樣着急。此時已是休息的時候。求我也不能辦。不如明天才說罷。瑪琪拖亞道。不是。并非甚麼煩難的事。不過

爲着助摩祖這個孩子。我想向你老人家討個情。加些工錢把他。因爲聞得他祖母有病。他家裡貧乏。很過不去。兼之昨夜他有救我性命的功勞呢。圖理舍譽道。別混說。一個乳臭東西。有甚麼力量。能穀救得人命。只好天天在外瞎跑。滿到處糊混。這樣的東西。我正在要想開除他。瑪琪拖亞道。他真是救了我的性命。不是說謊的。因把昨夜從凌冰池回去。歸途遇盜。如何情形。述了一遍。圖理舍譽聽了說道。助摩祖這個人。他甚麼事都幹不來。這種懶惰的所爲。你是知到的了。不過因爲丸田伯爵夫人。保荐他來。情面上不好意思開除他。況且這伯爵夫人。是個外國有名望的大家。他的金錢。存在我銀行也不少。實在是。是我銀行一個老主顧。故此不得不要勉強順他的情。瑪琪拖亞道。丸田伯爵夫人。我也久已聞得。但不曾會過他。怎麼他是個尊貴的夫人。也留意到一個微賤的小厮。圖理舍譽道。此中緣故。說來也長。這個

伯爵夫人。雖然是個驕貴的婦人。但他的品質。倒像是個男子無異。文學之外。兼好武藝。擊劍的手法。他極精通。最好遊山打獵。先年不知在某處獵場打獵。遇了險。被助摩祖的父親救了他。因此時時感念他的功勞。後來助摩祖的兩親死了。他有意要提拔他的兒子。因此把助摩祖收養過來。要替他謀個出頭的所在。想着銀行的營生。是個好事業。故此把他荐來我處。聽他學習學習。助摩祖的父親。原是伯爵夫人一個感恩的知己呢。瑪琪拖亞道。原來有這個緣故。既是伯爵夫人有偌大的期望。那就更要多加些工錢給他。方於伯爵夫人臉上好看来些。圖理舍譽道。如果伯爵夫人有說話來討情。我自然要加些給他。若白端端加他一個。別個夥伴怎能舒服。此時間得丸田夫人到外國遊歷去了。聽說要兩個禮拜纔回。此事且等夫人回來。再打算罷。瑪琪拖亞聽說。恍若別有會心的模樣。帶笑沈吟道。這就巧了。又一個。

遊、歷、兩、禮、拜、的。近來的風氣。婦人家遊歷。都是定兩禮拜期。這種趨時的風氣。是幾時新開的。呵呵。圖理舍譽聽不明白。問道。你說甚麼。瑪琪拖亞道。我想起別的事。沒有甚麼說。照你老人家的意。助摩祖的工錢。是要聽候丸田夫人回來方定呢。我好幾天沒有見過表妹。今晚來得一場。且去望望他。你老人家請坐罷。說着便跑出房門來。轉過對面食堂。是時伊古那早已退去了。只剩霞那一人。托着顛。含着愁悶。坐着儘他想。瑪琪拖亞走近前。對霞那道。妹妹。你在這裡出神想甚麼。我天天來。總是見你一種愁煩的氣象。只爲着美治阿士的事。白歎着想。想出病來。那是怎麼好。霞那同瑪琪拖亞自幼相聚一處。彼此情意都合慣了。中表兩家。原是極親愛的。今一見瑪琪拖亞到來。自然是歡喜的。把頭抬起來。望着瑪琪拖亞道。哥哥。我今日聞伊古那說。你爲美治阿士的事。很替他操心查探這件案情。可是嗎。瑪琪拖亞道。我

并沒有甚麼認真查探。不過也想這件事。將來總要有個出白。所以時時到處也留點心兒罷咧。噯、你魂思夢想只爲着美治阿士一事。這個迷魔。總沒半點兒轉想。這就太過了。你心心念念只當美治阿士無罪。究竟有罪無罪。你我此時也決不定。必須要找着美治阿士。當面對個水落石出。方得明白。照他平日的行爲。似乎未必。但今回這件事出得湊巧。未免覺得意外。我也細細想過。除了他之外。也再無別個露得出一點可疑的痕迹。此事遲早。我諒總有個出白。倘若僥倖美治阿士果是無罪。自然是好。萬一事情與美治阿士果有干連。那豈不是誤了你終身的名譽。無罪的人。你如何愛護他也沒要緊。若是有罪的人。你錯用了情。那就連累你的身名也污辱了。你試想想。你如今也不必白擔憂。不如把這查探的事情交給我。我自然曉得替你盡心。我斷沒有把好報歹。諒你也總信得過。况且美治阿士向來同我是極

相好的朋友。你同美治阿士兩人的心事。我斷不肯輕易離間的。你總要放開心。將來總有個的確的信息給你。就是瑪琪拖亞這番說話。并非有甚麼別腸。亦并非有甚麼刻覈的意思。不過兄妹間親愛的情誼。直心直道。原想勸慰他幾句。正是一番好意。只見霞那低着頭。并沒一言回答。此時瑪琪拖亞把話說完。也默然對着。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約幽會保姆遞情書

避嫌疑表兄拆封面

話說瑪琪拖亞的意見。本來有點子信不過美治阿士的疑心。所以此次勸導阿霞那。總不肯將就說一句美治阿士是無罪的。阿霞那聽了瑪琪拖亞之言。他的心事。以爲美治阿士原與瑪琪拖亞是個交情最密的朋友。如今也不肯袒護一句。便覺得沒有指望了。正在垂着頭暗自叫苦。忽見那邊門口。有一個人走進來。在那裏招手叫他。舉眼看時。乃是他的保姆。因此霞那

立起身躡過來。問他何事。只見他鬼鬼崇崇。向四邊張了一張。半遮半掩。把身障着。從袖子裏拿出一封書子來。遞與阿霞那。便默然退了出去。霞那接着。把封面一看。仍舊走回瑪琪拖亞跟前坐着。說道。現今美治阿士。有一封書子寄到這裏來呢。瑪琪拖亞吃驚道。果真的麼。然則美治阿士。此時還不會到外國去呢。霞那道。照此看來。或者不曾離法國也未可定。但此書子。不知說的是甚麼事。現時沒有人在你替我把書子開了。念念着。瑪琪拖亞道。這又怎麼解呢。他寄給你。不應該我替你拆封。不如你自己開了讀罷。霞那道。其中寫的。不知是甚麼。倘若美治阿士。果然是犯了罪。如今問心難過。特地寫封書來。向我面前認錯。叫我對着這樣的書子。心裏怎麼苦得過。不如你先替我讀了罷。如果是沒有寫甚麼意外的事。你讀完再交給我。我看便是。若萬一果犯了出我意料之外的醜事。求你快些同我拿去燒了。這個主意。

我交給與哥哥你。如果你燒了。我就當他是個有罪的人。從今以後。也就絕了念頭便是了。說着。便把這書子。原封放在瑪琪拖亞手邊。也不等待瑪琪拖亞開讀。便立起身來。向自己的睡房進去了。看官。你想這樣光明磊落的。女子。怎不令人愛敬呢。無怪他後來。得如此好結果。致令英雄豪傑。竭盡心力。拚命也要替他成全。我譯書的人。也不能不要留意替他加足幾筆。大凡男女有真情愛。然後世間有完全夫婦。此事極於人類進化。大有關係。世人。不明這個道理。以爲男女婚姻。隨意可合。不問兩人性質如何。硬自作主。把一生最歡樂的人道。弄成一個苦惱世界。來實屬誤人。不淺。近日世界上。開了自由結婚的例。本來是極文明的理想。但此事也要仔細。若沒有文明的見識。一味自由。不特誤了終身受旁觀者指摘。就是本人自己。也覺得純乎是個私意。不敢坦然告人。因此把情愛二字。便弄得糊裏糊塗。成個不好的。

字眼了。豈不可嘆。如今閒話且休煩緒。再把本書的正文說來。却說霞那進去之後。獨剩瑪琪拖亞一人。在廳上坐着。自己細細想道。這個小妮子心地如此光明。也算難得。但我想我也是個光明正大的男子漢。怎好代拆人家私書。我雖與他是同輩表親。事避嫌疑。亦不應胡亂接受。况此是個男女言情之書。其中愛戀相思。定有許多祕密之語。俗語有說。私拆家書。應罰入泥犁地獄。事雖未必。但丈夫做事。究竟不可自欺。屋漏究不如仍舊。把原書給還他。爲是繼又想道。我不代他一閱。照舊還他。他再不能轉托別人。不得不。要自己拆封。萬一於中。果是認罪懺悔之書。豈不是白白的。要把霞那氣煞了麼。今晚他既一番心意。坦懷把這事交托我。不如姑且代他一閱。倘或果是犯罪的供狀。此中原委。或者又與那美人手的事件大有牽涉。豈不是一起而二得麼。不錯不錯。且照這個主意。大着胆子。只管拆開看看罷。想定了。

主意。遂拿起這封書來。顛危危的把書面剔開。把書子拔了出來。打開一看。上面寫道。

出亡人美治阿十拜書奉達

霞那小姐妝次。僕自蒙恩見愛。許訂情交。自問此浮世心魂已全。寄攝在小姐身上。初以爲結此愛。念雖海枯石爛。兩情無有變更。不意前承尊君示言。小姐近日體順親心。忽已改變初志。小姐見棄。余復何望。從此後世上一切繁華幸福。均非我有。功名生命。均非我欲。茫茫宇宙。側身無所。行將蹈東海。入窮谷。謝絕塵世。不復再覩天日。以待此餘生。自盡已矣。爲此之故。中心懊悶。竟夕不寐。自念此生已成癢疣。尙有何顏再留法國。因此次日侵晨。卽赴早車。遠竄。繼而念雙親塋墓冷落。故鄉孤露。瑩瑩問心難過。因而折回。一布理他尼。一一掃松楸。落葉。今又順道再到此巴黎斯城。頃者。午間於某寺院。

門前得與令保姆相遇。嗟嗟。春蠶自縛之絲。未能斷絕。每有所觸。胸中熱潮噴湧。不能自息。因就令保姆前。詢以小姐近狀。聞小姐別後。爲余尙留餘念。朝夕飲泣。瘦減芳容。嗚呼。小姐旣猶有情。余豈敢忍心作死灰木石者。雖然。命之不猶。奈之何哉。令尊君之不情。至今言猶在耳。小姐之見愛。余雖感情。亦徒辜負盛心而已矣。自分今生已無望。諧此心願。然幸得知小姐原爲親命所逼。非出於本願。余亦知小姐苦處。亦當爲小姐諒情。余今別無他望。但願得再一見我最愛小姐之芳容。當面一白。余之衷曲。則余之心願便了。余此次之請求。并非欲以何者私情見告。故不欲夜深涼露背人私語。余不過欲小姐亦知余之難處。憐余之苦衷。勿誤怪余之薄情。則余死亦瞑目。如小姐許一觀芳容。請以明日午後三打鐘。余當在布倫公園西隅相待。倘小姐不我遐棄。萬望切勿失約。至時余當盡情將前後事剖訴。諒小姐聞知當亦

一〇
宥我之罪。再者。小姐貞淑之德。余所愛護。珍惜瓜李之嫌。恐傷小姐名譽。明日如允赴約。切祈連率令保姆同來。余願得令保姆爲見證人。以表余兩人之清白。嗟嗟。今此一會。便爲永別之期。小姐明日來與不來。余已決計。晚間七打鐘。定附急行車。遄往外國去矣。切望勿靳此布倫公園之駕。留取餘情。勿忘此來生續願之美。治阿士也。心緒凌亂。書不成句。忽忽謹白。并候

芳安

某年月日

瑪琪拖亞從頭至尾看完。再復循環誦了幾遍。細細咀嚼其中意思。忽然自語道。語味來得很奇怪哪。照通篇的意思。不過是一封情書。不過想見見霞那。原沒有甚麼可疑之處。但何以忽然插了這一筆。說道至時。余當盡情將前後事剖訴。諒小姐聞知。當亦宥我之罪。這不是明明自招的意思麼。旣而又轉念道。他如果身有重罪。又豈敢再叫別人同去。多個見證。這是或者未

必照此看來。這書子把還霞那一。看諒也無礙。忽又想道。書子內明明有認罪的字樣。倘被霞那看了。他也照我剛纔的意思。豈不是要氣煞了他。這便怎樣好呢。皺着眉頭。又想了。一回。忽然定了一個主意道。沒要緊。只管把這書子給與他罷。諒霞那看了。這書子明日一定同他保姆去會他。那時我也跑到布倫公園。撞他一面。直把這事情飽問他。一頓諒他。未必敢欺瞞我。縱然他一時不肯把受情婦所托偷取鐵箱之事。直認。但我已識破他。真情諒他。亦不能躲閃。這個主意不錯。或者因此之故。連那美人手的事情也審問出來。豈不是個機會麼。想定了主意。因把這書子急急的疊起。仍舊將書面套起。直拿進去霞那房內。靜悄悄的遞了把霞那。遂大踏步出了房門。一直歸家去了。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失業途窮查鈔告白

求工念切誤入牢籠

話分兩頭。如今却說霞那接到情書之次日。一早。路德街上某咖啡店。見有一個男子。匆匆走將進來。向跑堂的說道。拿一盅卓古辣來。遂占了一張桌子坐着。大凡外國的風氣。所有茶樓飯店。無不有各種新聞紙擺設。以便旅客行人。隨意觀覽。是時該咖啡店。已派到了本日的新聞紙。計有好幾種。堆在檯頭。只見那男子拿起一張來。也不向論說雜報上注意。單單找着告白。一類。逐段查閱起來。忽然找得一段。不知是甚麼告白。只見他定睛看了一看。急向袋裏拿出一個小小的日記簿子。又拈出一竿鉛筆。照着細細鈔寫起來。寫道

保荐渡美介紹人告白 美洲爲近日百年新開之天地。其中事業。機會甚多。僕在美多年專執介紹之業。不論南北美洲。各地大行商店。均皆熟識。凡經僕有保荐書者。無不錄用。久爲海內人所知許。今於法京巴黎分

設支店。暫在卑然街門牌第四十四號。如有志願渡美者。欲到何埠及謀何項職業。請到本寫字樓面議。定必盡力妥爲周旋。至或有旅費未充。行裝不備。若到本行訂實。亦可先代籌借。利息從廉。至或有自携資本。到美經營商業。僕亦可代查利益最厚之事業。指引通知。謹此奉

佈。

渡美介紹人武喇伊謹啓。

此人把告白鈔完。跑堂的已端了一盅卓古辣過來。放在桌上。只見那人拿起這盅卓古辣。嚼嚙嚼嚙。幾口吸盡。從袋裡拿出錢來結了賬。又拿時辰錶來瞧了一瞧。便匆匆出店門去了。看官你道。那人是誰。但見他黃瘦臉兒。兩眉尖壓着。好像有萬斛重的愁緒。照神氣上總想不起。是那個人。獨面坯上還恍恍惚惚。有幾分認得。原來就是圖理舍銀行舊日當過書記的美治阿士。當是時。美治阿士出了店門。邁着步。一直向卑然街跑去。剛到了第四十

四號門牌。便站住脚。只見他走近一家門前。把門鐘按了一按。須臾。內裡走出一個人來。美治阿士向他施禮問道。這裡可是武喇伊先生的寶行嗎。我是見了新聞紙上的告白。特此來拜訪先生呢。那人答道。請暫候着。待我去通傳的來。遂入了去。不一時。復轉出來道。請美治阿士遂隨着。一直到了一間書房。只見裡面坐着一個年約四十來歲的。看他的神情。頗像得是個大腹賈的模樣。美治阿士欠身問道。這位就是武喇伊先生嗎。那人也欠身答道。鄙人就是武喇伊。請坐呀。老兄想到美國謀事業麼。想到那裡的地方呢。美治阿士道。我欲到卡喇科尼省。武喇伊接着拍手笑道。那就巧呢。這大約是老兄的機會來了。可巧現在卡喇科尼某大公司。有位總理到了巴黎。他正在想找人去卡喇尼帮手。昨日纔到我處。囑我代他留意物識。今老兄到得湊巧。可不是老兄的機會麼。但不知這個職役。老兄可願意去嗎。美治阿

士道。但求有職。那有不願。惟未問過前途。不知前途果合意否呢。武喇伊道。你老兄果有實意。我想明日或後日。同你一齊去見見該總理。當面代你訂個明白何如。但再有一句話。該總理當時對我說過。他言道。向來渡美謀業的人。大概都是白手空拳。在本國站不住的。方肯冒險。其中諸色人等。多是不大可靠。甚至有的壞品的東西。專誑騙雇主的工錢。盜竊主家的物件。更又借端生事。乘間逃走。該總理已被這等人弄怕了。因此他言道。此次所屬之人。非比閒職。要有些資本。能究担保得自己者。方可深信。寧可公司代他存下資本。年年照例計回利息。或者本人願意。將資本入些股份在公司處更好。他并非因公司資本不足。想招新股。計該公司已經開設有五十餘年。一向都是獲利的生意。不過想着辦事人得力。故此護些股份。令其肯盡心盡意罷了。我對不住唐突一句。請問老兄可有担保的資金嗎。美治阿士道。

多或不能。若四五千金。可以答應得來。我現在身邊帶有匯票五千元。打算提出五百元作盤費。其餘四千五百元。皆可拿出作保證金。既有這個機會。我想求你老先生即日帶我去會會這位總理。因爲我心裡急得很。最好今日成事能穀。今日就起程更妙呢。武喇伊道。要這樣火急。那就難了。我只管同你去走一遭看看罷。但這個總理。每日中事情忙得很。沒有多少時候在屋裡。幸而此刻時候尙早。只管一同去碰碰着。美治阿士又問道。這位總理是何處人氏呢。武喇伊道。同我們是鄉親。也是這裡的法國人。他現居的就在比古尼街呢。美治阿士道。如此甚好。趁早些勞駕同我去走走罷。武喇伊爽爽快快的答道。甚好甚好。請稍待我換了衣服就來。說着便進裡面去了。不一時。把衣更了出來。對着美治阿士道。啊。約。同老兄談了半天。倒忘記了。請教貴姓尊名。老兄有名片帶來嗎。美治阿士想了一想。答道。湊巧身上沒

有名片帶來。但歇一息間到了那總理處。如果說得合自然。要通姓名。此時縱然不說姓名也無關係。要武喇伊道。雖然。但是初會面。沒有不通姓名的道理。此是禮上應該的。美治阿士道。如此說。嘉黎那。就是在下的姓氏。武喇伊道。台甫呢。美治阿士道。就叫嘉黎那。便可通用。餘外的名字也不必了。武喇伊一面聽着。一面立起身來。走到門前。問馬車配好也未聽得。外面答應着道。已配好了。於是武喇伊同着美治阿士出來。只見一乘皮篷的四輪車。駕着雙馬。停在面前。武喇伊遂讓美治阿士上了車。自己也坐了。那馬夫把韁繩扯起。加了一鞭。那輪蹄便發動起來。就像一枝箭似的。轉瞬間便過了兩三條街。話說。是時街上有一個男子。在前頭踱來恰好。與那馬車打了個照面。美治阿士在車上一眼見了這個人。心裏好像有些不自在的神氣。把臉面側着翻過一邊。那街上的男子。當眼一瞥也早已認得。愕然一顧。不禁

啊啲了一聲。站住了脚步。只見那馬車飛也似的。不一會又再過了四五條街。看來已漸漸將近到比古尼街了。美治阿士在車上。心裏總是怕撞見熟人。到了這裏。見來往人漸漸稀少。心裏纔覺得放下些。及至到了門前。剛要下車。只見前面相隔六七家。有一羣無賴小孩子。蹲在地上踢球。其中有一個年幾稍大的也一堆兒混着。做個領班。正在頑得高興。美治阿士舉眼一看。恰好這班頑皮東西。剛聽得前頭有馬車來。也舉頭來看。正正與美治阿士對了個眼睛。原來這個年幾稍大的。不是別人。就是那銀行守門的細崽。助摩祖是時助摩祖見了。心裏着實嚇了一跳。急站起來。正欲跑過來再看。只見美治阿士。隨着同車那人。一直向大門進去了。且說美治阿士。隨着武喇伊進了大門。入到一間客廳坐着。武喇伊便一直走進內面。約有半打多鐘。然後復走出來。對美治阿士道。請你到裏面坐。美治阿士見說。遂立起身。

離了客聽。跟着進了幾重門。上了樓梯。到了樓上一間密室。同着進去。尙未坐定。武喇伊忽然轉身。一手把門關上。連鑰也下牢了。霎時翻起臉來。厲聲問道。你就是先日在圖理舍譽處當書記的美治阿士嗎。把適纔介紹人的面孔轉眼間變成一個審判官的聲口。覺得凜然一種威風。與被罪的人到了警察署無異。不知此處究竟是甚麼所在。這個究竟是甚麼人。欲識根由。須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假包探僞作審判官

弱書生誣扳盜竊案

却說武喇伊忽然厲聲問道。汝不是圖理舍譽的舊書記美治阿士嗎。美治阿士覺得神氣上頭。有些不像。不禁心裡疑怪起來。照直答道。是。不錯。我就是美治阿士。怎麼呢。武喇伊道。方纔我問你名字。爲甚麼你不直說出來。你想瞞我嗎。美治阿士道。我何嘗要瞞你。我與你暫面相交。通名與不通名。此

是我的自主權限。你把這些事責問我。究竟是何心意。武喇伊越發裝出威勢來。啊。喝道。你自家做事。心裏明白。還詐作不知嗎。你可認得我是甚等樣人。我乃受了警察官的命令。要來拿問你的。美治阿士道。甚麼呀。你是警察署的人員。這個告白是從何而來的。武喇伊掀髯笑道。這就是訪拿你的勾魂票了。知道你想逃走。一定要往別洲去。故此捏做這張告白。引你自家投到你還睡在夢中麼。美治阿士驚道。究竟犯着何事。要訪拿我。武喇伊道。你再也不必掩飾了。詐作不知。難道就容了情。便讓你逃脫得過嗎。這不是法子。啊。你知道。讞法上的律例嗎。狡展之罪。比招供自首的。還要重呢。美治阿士道。說我有罪。究竟所犯何罪。我實不知。到你且明說。武喇伊道。就是圖理舍銀行內庫被盜的事呀。你快些直供了。我或者替你想個開脫的法子。把罪減輕些罷。美治阿士本來銀行失竊之事。至今仍未曉得。不覺茫然答道。

有這個事麼。銀行被盜。我如今是始初聞得的。武喇伊道。你不用再裝模樣了。這事我已查得八九了。你那天與行主鬥了氣。跑了出來。到了夜間。再跑回去。躲進庫房裡。便拿了合鑰。摸開了鎖頭。把銀櫃內五千元的單子盜了。又偷了一個小鐵箱子。攢在皮包子裡。於夜靜十一點多鐘時候。把皮包提了回來。可是有的嗎。美治阿士聽說捏他做賊。不覺心頭火起。暴跳起來。說道。美治阿士啊。汝的運氣怎麼這樣不好呵。索性如今連盜賊的惡名也污到身上來了。我美治阿士是幹這等勾當的人嗎。武喇伊道。你說沒有幹這些事。你若不是心歉。何故乘着深夜逃走。美治阿士道。深夜逃走。這話更委曲人難受。我於該行已退了職。遲早既無所貪求。難道把自家行李搬運出來。也是不應該的麼。武喇伊道。怎麼銀行失了五千元。你剛剛就有五千元。這又怎麼說呢。美治阿士聽得。更憤然道。我是個自由的國民。不能受你這

樣。深。文。羅。織。無。意。巧。合。之。事。你。便。咬。定。作。爲。憑。據。無。他。你。既。是。警。察。的。探。事。只。管。帶。我。到。衙。門。去。我。見。了。裁。判。官。自。然。有。個。辯。白。若。憑。在。你。手。裏。顛。倒。欲。以。刻。覈。意。思。來。盤。問。我。我。沒。有。這。些。閒。氣。應。付。你。快。些。領。我。去。見。裁。判。官。罷。武。喇。伊。道。我。就。是。受。裁。判。官。特。委。有。權。審。查。這。件。案。情。的。我。告。訴。你。此。案。情。的。主。腦。并。不。爲。着。這。五。千。元。銀。單。爲。的。是。這。個。小。鐵。箱。要。查。明。個。下。落。這。個。鐵。箱。乃。俄。國。大。尉。荷。理。別。夫。寄。存。之。品。此。中。有。許。多。機。密。要。件。一。定。要。追。查。出。來。故。此。裁。判。官。委。我。專。辦。此。事。此。地。就。是。大。尉。的。府。第。了。你。如。果。允。肯。從。實。招。認。我。當。請。大。尉。出。來。會。會。你。我。勸。你。勿。再。支。吾。罷。美。治。阿。士。是。時。滿。肚。疑。團。覺。得。跑。進。了。數。十。重。黑。幕。的。裏。面。一。樣。既。不。知。這。事。的。來。頭。又。不。解。本。身。因。何。與。此。罪。案。牽。涉。究。竟。有。無。干。礙。自。己。也。不。能。決。惟。想。起。那。張。告。白。竟。然。中。了。人。計。自。家。投。入。羅。網。真。是。不。值。不。禁。悔。恨。起。來。頓。足。道。哎。今。日。上。了。

你的當了。布置得好計策啊。我且問你。既是裁判官。委你來查辦。然則你祇能任查辦之職。審判之權。自然仍歸裁判官。不應由你僭用。若謂是荷理別。夫大尉所托。你便有權。可以兼理審判。我國未見有此法律。既然大尉要找。我現時已到大尉屋裏。即刻同我去見罷。若大尉不在家。則改天再來見罷。武喇伊道。你想回去麼。這樣的自由。你休想了。既是要見大尉。我如今同你去罷。這裏來啊。說着。立起身。把門開了。先行出來。美治阿士。只得隨後也跟着出來。一到門前。只見有兩條大漢。好像是巡丁模樣。在兩旁伴着。猶如押解犯人一般。美治阿士。心裏甚不舒服。想道。將來見了大尉。諒不至如是刻薄他。究竟是個長官。或者知法守法。不肯任意將人遭踢。恨不得立刻見了大尉。希望尙有萬一的解救。一頭想。一頭循着迴廊。繞將過去。到了一所書齋的門口。武喇伊站着。讓他進去。美治阿士。含着一肚子氣。并不相讓。昂着。

頭一直便進去了。忽然聽得砰的一聲。齋門已經閉着。連鑰也下牢了。門外的脚步聲。已聽得武喇伊等轉了回去。齋內只剩美治阿士獨自一人。恍如籠中之鳥。空自納悶。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太尉出頭甘言巧試 公園失約隻影自悲

却說美治阿士。被人陷入牢籠。心裡極爲憤恨。但在人權下。縱然憤恨。亦自無法。此時惟有望荷理別夫太尉速來一見。問過明白。希望他或有辨別。伸此枉屈。餘外都無可指望了。正惱盼着。忽聞門外說道。太尉來了。聽得齋門鑰匙聲動。須臾開了門。只見所謂太尉者。滿臉堆着笑容。施施然從外便進來。就一張漆皮椅上坐下。美治阿士站起來道。這位就是太尉麼。敢問把我幽閉在這屋裡做甚麼。若小生有罪。自應送交裁判官審斷。不應用此譎詐手段。此豈是紳宦家的所爲嗎。只見那太尉夷然一種鎮定的態度。微笑答。

道。我。甚。愛。惜。你。聲。名。極。不。願。有。甚。麼。難。爲。你。我。知。道。這。宗。事。斷。非。出。自。你。自。己。本。意。一。定。是。受。了。人。家。所。託。的。你。這。無。妄。之。辱。就。是。多。得。那。人。所。累。了。美。治。阿。士。作。色。道。你。糊。裏。糊。塗。說。的。何。事。我。全。然。不。懂。我。何。曾。受。甚。麼。所。託。又。所。謂。受。託。者。何。所。指。不。妨。從。直。說。個。明。白。你。不。要。妄。聽。那。人。一。面。之。辭。那。人。自。認。是。警。察。署。中。人。以。我。看。來。決。不。是。的。荷。理。別。夫。道。你。也。不。必。瞞。飾。推。攬。了。老。實。說。此。事。關。係。你。老。兄。名。譽。不。少。你。還。想。出。去。向。別。處。對。是。非。麼。這。就。立。差。了。念。頭。了。你。知。道。嗎。銀。行。盜。竊。之。案。關。涉。你。老。兄。身。上。現。在。滿。巴。黎。斯。京。城。都。知。道。了。美。治。阿。士。道。銀。行。被。盜。事。屬。有。無。我。不。得。知。沒。蹤。沒。影。何。至。牽。涉。到。我。身。上。我。想。未。必。或。者。你。有。意。要。誣。捏。我。自。然。你。是。深。信。的。荷。理。別。夫。道。並。非。我。一。個。人。過。疑。你。果。係。我。一。個。人。的。事。有。甚。麼。要。緊。呢。你。老。兄。是。個。宦。裔。有。礙。你。老。兄。的。聲。名。就。是。污。辱。你。先。代。的。臉。面。你。令。先。君。究。竟。在。我。

敵國當過差彼此也算是有點交情。我不得不爲你關切關切。替你打算。打算。算你年輕。不曾曉事。事事想透。一時差錯。也亦難怪。勸你勿再執迷。宜直白把事情。的來。因告訴我。待在替你想個法子。把這個將墮的聲名。挽回了罷。美治阿士道。我不幸受人中傷。被人架禍。自然是要剖辯的。不止剖辯。更要把我完全的名譽。拿回來。縱是拚命。也要爭的。惟是現時。被你所陷。把我困在屋裏。與你辯說。也是無用。你俄羅斯的野蠻政教。專愛施展壓制手段。一做了。官便任意凌虐百姓。自己本國的子民。尙且如是。何況看待別國人。雖然如今。你在我國界內。你也須留點神。須知我自由的法國。斷不容你私自捕陷良民。侵越我國家權限的。荷理別夫道。我好意勸你。你不醒悟。還想要動氣麼。這事我不是白捏你。你且聽着。我如今不問你別的。就說那個小鐵箱子。自從那大銀行失竊之後。我到銀行裏。便聞得圖理舍譽說。你乘夜挾帶

皮包私自逃了。我心裏尙不大很信。及後查問行主。據說這個金庫。除他同管帳兩人之外。惟有你常時進去。鐵櫃啓閉之法。亦惟有你約略知到我當時。仍未深疑到你身上。就是或者於你有干涉。亦不過將法子轉授別人。出手不意。今日你自己拿出憑據來。這張五千元銀單。正正是銀行被失之數。你在銀行不過當個書記。那裏剩得許多銀子。這不是明明你自己露出馬脚。再無可推諉的。麼。無他。如今五千元的少事。也不必論。惟有這個小鐵箱子。是要緊的事。究竟你受了何人所托。現在存放何處。請你照直說了罷。美治阿士道。銀行甚麼被盜不被盜。我自你口中。今日始聞得。以前我一概不知。我所拿着的銀單五千元。本該不屑對你說明。但爭辯不休。徒費口舌。我實在對你說。我這張銀單。乃是昨天有一個人寄我的。他書子上寫明是從前借我父親的欠項。如今特地寄來還我的。荷理別夫道。哦。這個人。叫甚麼。

名字呢。美治阿士道。名字。我不知到。他是一封不署下款的書子。言是還我父親的舊債。叫我只管放心收取。不必疑慮。荷理別夫道。這書子呢。現在那裏。美治阿士道。在我袋裏。荷理別夫道。可拿出來給我瞧瞧。美治阿士道。這斷不能除非見了裁判官。我方呈出。別人是不能輕易過手的。荷理別夫道。你怕我埋沒了麼。哈哈。不肯也罷。我也不勉強你。但僅僅拿着一封不明不白的書子。名字也沒有。便想認做實在憑據。諒未必有這樣偏聽的裁判官。輕易就肯准信。這是你的事。我也不管。我如今單問你這個鐵箱子。究竟存放在那裏。照我的意思推測。這鐵箱子。此時決然不在你手。你究竟交了何人。我這個鐵箱子。斷非隨便報報失贓。便可了事。縱然竭盡平生心力。花費無限錢財。也必要弄回原物到手。我如今不是說你盜竊。不過料定你必知到物贓的所在。想求你將地步指示我。助我一臂之力。如果你肯助我。將

來。我也定必助你保全你的聲名。你試想過。你莫說到官。拿這沒頭緒的書。子便算做得憑據。須知衙門裏查辦案情。不是兒戲的。只怕跟問起你的根由。有些不着實。反要定你一個罪案。那時就無罪也要弄出個罪名來了。我問你怎麼處呢。不知你直白對我說了。我也不用你出手。也無須靠你做見證。我自自然有法去弄事。妥之後。我替你。把圖理舍銀行失單注銷。他所失去之銀。一同歸我。替你填了鐵箱。既有着落。這個罪名。就可以全推在該人身上。你美治阿士的名譽。總之歸我身上。担戴保你無礙。事便是了。美治阿士道。你縱百費唇舌。也是無用。我沒做過。那怕見官。既是到了警察手上。自應歸裁判官審斷。萬不能殼任你私自主張。你快些同我到官罷。我有法無法。剖辯得來。剖辯不來。是我自己的事。縱然陷了冤抑。也與你無干。若要我空杜撰。誣攀別人。此事我斷不能做的。荷理別夫道。你以爲到了警察手上。

我不能靜中查究麼。方纔那個警察。你知到嗎。這不是真正警署命令的官。差這不過是本署的人員。名叫軍曹友夫。是我設此計策。令他誘你到此。其實警署及裁判所。均尙未驚動呢。美治阿士大驚道。甚麼話。你敢犯我國法。假冒我國的警察。私自拘禁良民嗎。你好大的膽子。我倒要經官問你個法律上的罪。荷理別夫道。我費了這番心血。都爲是不欲毀傷你的名譽。你不感我。還想執我的罪麼。我就是假冒警察名頭。並非侵越你國警察的權力。行甚麼有礙於你國社會上的事體。況且此事。早已對圖理舍譽商過。他已答應歸我查訪。纔把這事擔了過來。但我平生做事不好。爲己甚有可以替人迴護之處。無不願保全人家聲名。倘真是無法周全。乃不得不破除情面。你不要錯會了意。你若始終不悟。不肯直說。我再無法。到時惟有把你送官發落。一經了官。你的聲名便掃地了。如何趁此時對我靜中說明。我也靜中

辦去豈不好麼。美治阿士憤道不用說了。橫豎到裁判所說罷。荷理別夫道。你再想真些纔好啊。一到裁判所你的名譽便無法挽回了。不特你的名譽可惜。更最可憐。圖理舍譽的愛女霞那。因你此事受世人訾議。也成個終身之玷。你問心可過得去麼。美治阿士忽聽見題起霞那名字。不覺變了臉色。然心裏的主意仍然是堅定不屈。說道甚麼都好。一意帶我到裁判所罷。是時俄大尉費盡了幾番唇舌。竟然套不出半句口機來。不覺呆了半晌。再道。你慢慢忖量過再說罷。大丈夫作事當要心口如一。我既立意要顧全你與霞那兩人聲名。甚不願用激烈手段來處治你。暫時留你住在這裏。一月半月也沒要緊。你只管細細想透。將來回心轉念。有意願告訴我。不論何時。這裏有叫鈴。你把叫鈴一按。傳呼底下人來。命他向我通知我自當再來領教。便是你替人家包藏毀棄自己一生名譽。兼且帶累所愛之人的聲名。也不

得乾淨。何苦來由呢。你如此執迷不悟。我實在爲你惋惜。你慢慢忖量過。自然知到我看待你的心意了。說着也不待美治阿士回答。便立起來。出了齋門。返身把鎖下牢了。美治阿士依然像是個籠中之鳥。困在齋內。惱悔之情。自不必說是時。正值自鳴鐘。噹噹的響了三吓。這三吓鐘聲。就像是古今五行記所說的。陝州黃河鐘。一樣把美治阿士的心坎兜動了。無限淒涼起來。甚麼原故呢。因爲是日美治阿士與霞那約了到布倫公園相會。正是此刻。三打鐘。不料遇了這個災星。墮在牢籠。插翅也飛不脫。默念霞那此時定然已到公園赴約。若尋不見我的蹤影。一定怪我失信。不特怪我失信。定必疑我懼罪逃亡走了。哎。霞那啊。你莫要錯怪了我啊。老天啊。我的苦命。幾時纔能脫離此磨折啊。霎時間。萬縷愁腸。都成悶結。不覺是半窗紅日。漸到黃昏。欲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遭白眼迷却桃源津 散金錢訪問梅花屋

話說美治阿士。不幸墮了荷理別夫的圈套。被他幽閉在一室。居然像個無期開赦的軟監。兼且美治阿士。又是個窮途落魄零丁孤苦之人。你道有誰來救他。替他解脫此牢籠呢。若是沒有解救。這個冤情。不但是沒有天眼連這本書也可以不必做了。如今且暫把此事擱着。請看官等先自猜量一下。話分兩頭。却說圖理舍譽的外甥瑪琪拖亞。自從昨夜見了美治阿士。寄與霞那的書子。默計今日三點鐘。要去布倫公園會會他。但此刻時候尙早。此身覺得空閒無事。先等着不耐煩。正欲找點事兒消遣消遣日子。忽然記起那晚趕冰場上遇見那個美人。他說要到外國去。約兩個禮拜回來。我想此人未必真是出外遊歷。或者嫌我胡纏得很。討了他厭煩。因此特地撒這個謊來哄騙我。也未可定。想罷。我如今且再到上布街逛逛。訪訪他的蹤跡。倘

若他果真是不在家。一定有看守的人。我趁勢就把他來歷查問個頭緒也。好心與口商量着。自己點了點頭。遂立起身來。拿了帽子戴着。出了自家的宅門。一直向上布街跑將去。不覺到了前晚所送美人進去那家門前。住了脚。細細打量了一回。認得此屋不錯。但見樓上下四面的窗戶。都關鎖着。居然像是主人不在家的光景。心裏想道。照此看來。又不像是說謊的了。舉手向門邊。把叫鈴按了幾按。恍惚聽見內面有人答應聲。不一時。該門果然開了。見門內立着一個粗眉闊臉的漢子。滿嘴的鬚鬚。好像是溪蠻洞一般。倒把瑪琪拖亞嚇退了幾步。想道。這樣的怪東西。難道就是那美人的情夫麼。再轉念道。是不是觀音那肯喜愛這樣的瓦鬼。大約是甚麼家人役人等罷咧。想罷。從袋裏拿出一塊洋錢來。向門內人晃了一晃。說道。借問借問。這間房屋。聞得要租。把人家的。可是嗎。門內的漢子聞說。不覺動起火來。喝道。

不帶眼的混帳東西。開口便得罪人。你的房子出租嗎。瑪琪拖亞道。不是麼。敢則是錯問別家了。得罪得罪。我再借問一句。此地有一位澤瀨姑娘。可是這一家嗎。門內漢答道。有是有的。此人不是在這屋裏。你到別處問罷。說着。便訕的一聲。把門閉了。瑪琪拖亞心裏硬自不息。依然站在門外。不住的按叫鈴。向內傳呼。只覺得內面。并不倏倏。當時對門有一家小客店。驚動了那店主人。跑出門來。一張。瑪琪拖亞見對門有人出來。遂跑過來。走進店裏。將手上拿着這塊洋錢。給了店家。便問道。剛纔我叫門的那一家。究竟是甚麼人住着的呢。店主人道。就是適纔那位鬍子們住宅呢。瑪琪拖亞道。他的來歷。是甚等樣人呀。他屋裏不是有一個姓澤瀨名叫阿梅的美人麼。他在這裏住着。你與他同街對戶。可有甚麼聞見嗎。店主人道。別的奇異事情。也沒有見過甚麼。所做的是甚麼事業。也不知道。惟是此人也狠古怪。他無論。

甚。麼。國。的。言。語。都。通。曉。有。時。操。俄。國。的。口。音。有。時。操。德。國。的。口。音。有。時。操。意。大。利。的。口。音。有。時。又。操。土。耳。其。的。口。音。究。竟。他。實。在。是。那。國。人。總。不。能。決。要。之。斷。非。我。法。國。人。就。是。了。平。時。絕。不。見。他。有。朋。友。往。來。又。白。天。絕。少。見。他。出。門。多。是。躲。在。屋。裡。必。要。到。了。夜。間。他。纔。出。門。有。時。一。去。幾。日。有。時。一。去。兩。三。禮。拜。論。起。形。迹。甚。似。做。那。宗。勾。當。的。但。素。來。亦。并。不。見。有。甚。麼。破。綻。露。出。來。至。於。他。家。裡。有。甚。麼。美。人。住。着。此。事。不。曾。見。過。澤。瀨。阿。梅。的。名。字。這。鄰。近。也。未。聞。得。此。外。又。說。了。許。多。不。關。頭。緒。的。話。也。不。必。細。說。瑪。琪。拖。亞。見。問。不。出。頭。緒。來。心。裡。想。道。難。道。我。那。晚。是。看。了。魔。麼。明。明。是。自。己。親。送。那。美。人。回。來。怎。麼。今。又。離。了。題。呢。這。就。奇。了。納。着。悶。想。了。一。會。便。伸。手。向。裝。裡。拿。出。一。張。名。片。來。交。與。店。家。道。我。且。把。名。片。擱。在。尊。處。以。後。倘。見。有。這。般。這。般。模。樣。兒。的。美。人。費。你。心。替。我。把。名。片。給。他。說。有。這。個。人。來。訪。問。他。便。是。了。說。着。再。向。

袋裏掏出些銀子錢來。給了店家。遂作別出了店門。一路猜忖道。這件事真真是奇怪了。究竟是甚麼緣故呢。這個美人如此神出鬼沒。莫非他就是那斷手美人的同夥兒麼。莫非爲我拿着他的贓證。特意設法要把手釧騙回。故而串權那些人來擺佈我麼。又細想道。我那天穿的是厚絨外套。這金釧那裏觸得着他的手。分明是他有意借端藉辭開口的了。照此看來。連那夜碰着這幾個兇漢。想也是一黨通同的了。再又盤算着道。今後我若遇見他。定當留點神兒。試把些話頭挑逗他。看他怎樣。一路上踱來。一路上想着。不覺到了一個街口。就是助摩祖那天所說他祖母居住的地方。記起前夜的事情。乘便欲到他家裏。見見他的祖母。趁勢把些銀子錢送給他。謝謝他孫兒護救出險之力。自想道。此等老病貧苦的婆婆。我若去候問他。不知他歡喜成怎麼樣呢。定了主意。遂大踏步跑進巷裏。訪問着助摩祖的家屋。認定

了門牌。遂一直向宅門踱進去了。欲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傲俗客貧戶却恩施 慕夫人酒樓求介紹

却說瑪琪拖亞進了助摩祖的宅門。恍惚聽見裏便有人談話聲。細聽他似是有客在座的情景。瑪琪拖亞住了腳。自語道。有這麼湊巧。剛來就碰着有客。意欲轉身回去。又念來了一場。既入到門。怎好退縮。橫豎倒不如進去坐坐罷。遂站在院子裏。揚聲問道。請問可有那位在裏。便忽然住了聲。只聽得窗戶開處。有一個年約六十來歲的老婆子。探首出來。一張看這個老婆子。倒不像是助摩祖所說他祖母的貧窮模樣兒。瑪琪拖亞仗着是他家主人的外甥。也不管甚麼通傳禮儀。見有人在。便推開門。跑進廳上去。那老婆子大似有不悅之色。說道。你這位是那裏來的呀。是哥巴也士店的貴伴來這裏。拿蓮草花的麼。瑪琪拖亞道。不是。不是。我是來拜望助摩祖的祖母呢。那

老婆子道。在下的就是助摩祖的祖母了。請問相公是那一位瑪琪拖亞。初意以爲助摩祖的祖母必定是個甚麼樣。檻樓聳鍾狀態的。今見他這般齊整。倒吃了一驚。答道。我乃是圖理舍譽行主的外甥瑪琪拖亞。老婆子道。啊。喲。在上的就是瑪琪拖亞相公麼。我常聞得孫兒助摩祖說及。只是未有會過面。請過這邊坐罷。說着。便導過偏間來。瑪琪拖亞隨着進去。見該客廳地方。雖不大。却十分整潔。所敷設的傢具。雖是舊物。却也大方。絕不似是貧戶人家的光景。瑪琪拖亞懷着滿肚子疑惑。就坐時。見桌上擺着許多裹札絨花的器具。心裏悟道。怪不得他方纔問我。是甚麼店裏的夥伴。原來他家是做這等手業。過活的。坐定後。瑪琪拖亞道。我前夜遇了強徒。幸得令孫救助。這件事。想令孫已經對你老人家說過了。今日我特地來。向你老人家告謝。兼且候問候問你老人家。那老婆子道。助摩祖甚麼都沒有說過。多謝費心。

了。瑪琪拖亞道。如此說。這個孩子更難得了。我昨天晚上。到行裏。見我的舅父。也曾求他加些工錢給你令孫。我這裏也有一點兒窮心。說着。便從袋裏拿出銀包子來。取了兩個金錢。說道。這是送把令孫。買點東西孝敬你老人家的。伸手把這兩個金錢遞了過來。那老婆子止着道。我家裏雖是不大好。過活向來不肯受人家恩惠。着實請相公收回。只當作不輕覷小婦人家。就好了。觀他的神氣。好像是自己。也是甚麼大戶人家。不過此時中落了。雖然丟了家業。仍不曾連那氣節兩字也丟掉了。故而一聞人家施他恩惠的。倒像是人家褻瀆他一般。不特不感謝。反拿出腔子來。令人討個沒趣。瑪琪拖亞。平生最好以錢財炫人。不料今日碰了這個釘。倒弄得十分不好意思。連忙把手縮回。將銀包子慢慢的打開。無精打采的將金錢仍舊納進去。答道。如此說。我也不敢強瀆了。但我已出了這點心。怎好意思收回呢。那老婆子

道。是相公自家的物。有甚麼不好意思。我家裏雖窮。也能吃得起。苦錢財。儻來之物。我斷不敢受過分的。就是助摩祖。他年紀亦已漸漸長大。論理應該打發他去當當兵役。替國家出力。盡一回個人的義務。銀行的職役。實在非我本意所願的。瑪琪拖亞道。令孫這分銀行的職役。不是丸田夫人。特意推薦的麼。那老婆子道。是。不錯。助摩祖的父。向來在丸田夫人府上。隨侍他老爵爺。因此夫人念了舊。先年夫人遷來巴黎。問及助摩祖。就替他薦了。到銀行。我當時見他年紀尚小。又是夫人一場好意。故此任他隨意。只管暫時謀個棲身罷咧。瑪琪拖亞道。然則丸田夫人。你便常常會面的了。那老婆子道。丸田夫人。我一面也沒會過。不過近來想寫一封信去請他。把助摩祖的職役辭了。交回我。待自己教導他。纔放心呢。瑪琪拖亞見他所答。總是一種冷淡。淡淡的意思。知到本意來。頭與他大不對路。遂不敢多說。便要起身告辭。

道。我不坐了。那邊尊客太守候久了。對不住了。那老婆子道。那裏有客。屋裏就是我老身一人。瑪琪拖亞道。方纔進門時。不是有人談話聲麼。那老婆子道。那裏是想相公聽錯了。瑪琪拖亞。此時也不敢再盤詰。單應道。是聽錯的麼。哦。請了請了。糊糊塗塗的應了一句。回身彎了彎腰。便大踏步出了宅門。自己詬罵自己道。今天不曉得碰了甚麼崇神。偏偏要搗我的鬼。適纔上布街。旣弄得個悶葫蘆。如今這個老婆子。又碰得一鼻子灰。真是晦氣。這疑團怎麼破呢。說不得。我找着助摩祖。一定要問個明白。那有貧戶人家。見人把他金錢。倒要拿腔子來對付人的。想他家世。必有個來歷。再者。助摩祖旣得丸田夫人。我未會過夫人。或者藉他的路子。去會會他。諒也使得。一路沈吟着。是時已是向午時候。肚裏覺得有點子餓。因走倒一家酒樓。直奔進樓上。佔了一個座。酒保遞來菜單子。胡亂點了幾樣。遂向桌上拿起一張本日的

新聞紙來慢。慢的檢閱見。雜誌上有一段標目寫的是（愈出愈奇）瑪琪拖亞留神一看。不覺驚異起來。其文曰。

前瀨音川網得之美人手。其後用防腐藥瓶。擺設在解剖會博覽陳列場中。不意昨宵夜半。竟有人將手盜去。刻下警署。已派出四路偵探。到處查拿。此案能否破獲。現尙未知。以此公衆往來之地。警察如許嚴密。乃若輩宵小。竟敢施其手段。殊屬大膽。然能毅得手。始終不露破綻。亦可謂狡捷之至矣。

瑪琪拖亞讀完。暗道。真果是愈出愈奇了。這個斷美人手。看來他的爪牙多得很哪。他到銀行做了賊。恐怕留下證據。被人識破。故而暗地把這隻手偷回。然則我這個手釧。他也能設法奪回無疑了。照此看來。那冰上的美人。一定是他們的黨羽。這個美人局。一定也是他們的擺佈。要來勾引我這手釧。

的呢。正尋味着。只見酒保已把所定菜式。端了過來。遂一面吃着。一面慢慢的想。忽見前樓。又到了一個客。舉眼看時。認得是烏拉迓華醫生。就是先前在趕冰場。會見的那位夫子。瑪琪拖亞。忙把刀叉放下。高聲喚道。烏拉迓華君。久違了。久違了。近日我少到俱樂部。總沒會你面。可有甚麼新聞嗎。烏拉迓華道。老沒見呢。新聞倒無甚新聞。只是外間喧傳那隻美人手。昨夜被人盜了。我今朝。到了兩家貴人的宅眷處診脈。說起來。大家都很詫異這件事呢。瑪琪拖亞道。此刻我纔念過這段新聞。不錯。你是個醫生。貴家宅眷。大約都認識的了。請問丸田伯爵夫人。你可認得嗎。烏拉迓華道。何止認得。他每有病。差不多都是叫我替他診視的。瑪琪拖亞道。這麼大名譽的婦人。我很想見他一見。你可能引薦我去會會他嗎。烏拉迓華聽說。低頭想了一會兒。不知烏拉迓華答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品評俠氣初進侯門 賣弄雄心兩番試劍

却說烏拉逐華聽得瑪琪拖亞要見丸田夫人。求他做個引薦。遂低頭想了想。笑說道。像你老兄這樣的應酬家。竟然不曾會過丸田夫人。也很算奇怪了。不但是奇怪。就於老兄的面目上。也太覺減色了。也罷。待我替你做個介紹人罷。瑪琪拖亞初時見烏拉逐華不答。以爲有甚麼爲難之處。今忽聽他一口應承。不覺喜動顏色。答道。果真的嗎。照此說。幾時同我去呢。烏拉逐華道。可巧今日丸田夫人請我去診脈。此刻完了午餐。就同著一塊兒去何如。瑪琪拖亞道。丸田夫人不是去了外國麼。我前天聞得他要兩禮拜纔回。此話可真嗎。烏拉逐華道。夫人的脾氣那裏說得定的。他說出門高興起來。便立刻要起程。有時到了中途。忽然興盡。便又立刻轉身。也不知試過幾次了。今回出遊。本來是定兩個禮拜的。不意起程後。他的風溼舊病復發。因此那

天午後就轉回來了。現時雖在府中，但也說不定。若他忽然有事，想起或者此時又動了身，不知又那裏去了，也不可定的呢。瑪琪拖亞道：這種奇特的性質，真真可謂神龍變化了。烏拉迓華道：是呀，此等性質，只怕夫人以外，也再沒有別個了。瑪琪拖亞帶笑道：有這麼豪爽飄逸的人，他的容貌，想定是個絕世的了。烏拉迓華道：這也難說。以我看來，自然是比尋常脂粉俗態，超越不同。但俗語說得好：各花入各眼，也有的評論說他比毛嬙西施還強幾分。也有的品評說巴黎的美人，也沒有來數到他。我也不敢定個高下待你見了面，自家下個批語便是了。這是論他容貌的話。至於論他家勢，他的豪富，這一種闊綽氣象，進到他府第，沒有一個不把舌頭伸出來，再說他的技能。琴棋詩畫，是婦人家的本分，自不必說了。更愛遊山打獵，耍刀擊劍，都是他平生最好的。現時仍養着劍法專門的教師呢。瑪琪拖亞道：如此說來，這

位夫人。純然是個鬚眉的巾幗了。烏拉迓華道。他更有一事奇特呢。他生平與男子們往來結識之數。可也計不出許多。但從來不曾見過他有一個是私情鍾愛的。亦不曾聞過他有對人露過半點兒女情態。我與他相識最久。自從在土耳其居住時。更無日不到他府上。也不待人通傳。一直便進到內室。總未碰過有一點可疑的痕迹。你說奇特不奇特呢。瑪琪拖亞笑道。這倒無甚奇特。直可上他一個徽號。叫做太上忘情罷。咧。輦轂之下。我竟不曾見過這個人。也算憾事。聞說我所識之友。與夫人交遊的也不少呢。說着。不覺午餐都已用完。瑪琪拖亞遂同烏拉迓華起來。會了賬。下了酒樓。出到街上。行不到兩箭多路。當時前面來了一乘馬車。這馬車就是美治阿士被騙同假扮武喇伊之軍曹友夫。前往荷理別夫府署所坐的。瑪琪拖亞一眼認得那邊坐着這個是美治阿士。不禁愕然。啊。啣了一聲。停住脚步。只見美治阿

士。驀地把臉掉轉背着。怕人看見一般。那輪蹄飛也似的便去了。瑪琪拖亞心裏疑怪着道。他說去外國。誰想仍在巴黎熱鬧場中鬧哪。看他那麼排場的馬車。一定是偷了這五千元贓款的受用了。怪不得無顏見我。要把臉躲着。這樣行爲。他還想見霞那。真可謂不自諒。說不得。我要先一步去禁止霞那。趁此時尙未到三打鐘。免令他跑到布倫公園。胡亂把臉來丟。且盡何告誡他一番。使他絕望。快些撒開手罷。想定了主意。遂回頭對烏拉迓華道。我今天有點兒事。午後兩打半鐘。不能不要到一到布倫公園。去見丸田夫人。還能趕得及嗎。烏拉迓華道。管保儘趕得及。丸田夫人。每日也很愛到布倫公園散散步呢。你去見了夫人。或者他同你一齊去逛逛也未定呢。瑪琪拖亞道。雖然是。但我今日與別人有約。陪着夫人同行。是不便的。兼且夫人既說有病。怎能毅又出去遊玩麼。烏拉迓華道。是的。今天他打發人來請我。

或者他的風溼病又有點不舒服也未定。我時常戒他。叫他要靜養。不可過勞。又勸他不宜感受寒冷的空氣。他那裏肯聽。若是他肯聽。此刻不知痊癒多時了。一路談着。不覺已到了丸田夫人的府第。只見兩扇獸環的大門。分兩便打開。當中一條極大的甬道。甬道兩旁的餘地。樹着兩本參天閉日的鳳尾葵。環着石欄花砌。擺設許多時式的盤景。進了儀門。是一所來客候傳的外堂。過了外堂。內便無數庭院。俱繞着卅字迴廊。曲折不盡。真是連雲甲第。來客迷蹤。幸而烏拉醫生。是天天走熟的。又是個格外的稔交。故無須候人引導。遂一直回後堂跑進來。及至到了後堂。隱隱聞得砰砰訇訇。不斷竹木相觸之聲。雜着又有人吆喝聲。瑪琪拖亞疑怪道。這是怎麼事呢。烏拉迓華道。想必是夫人又擊劍了。這個病還未痊。又動起這點好勝心。儘着把氣力來耗。真是沒他的法了。我同你照這邊來罷。夫人最不喜人拘拘束束講

客氣的。不如直到擊劍場上會他罷。瑪琪拖亞想道。初來進見。便跑到人家頑耍的場上來。難道不怕唐突麼。但心裏雖如此想。口裏却不則聲。糊糊塗塗的跟着烏拉迓華。繞過迴廊。一直向一間屋裏進去。這屋裏就是擊劍的場所。只見夫人果然與一個教師對立着。相角勝負。滿身披了甲冑。頭上也戴了頭盔面具。姿容却看不清楚。只見他窈窕身材。是一種消瘦的體格。是時烏拉迓華跑近夫人旁邊。也不見禮。蹙着眉頭說道。夫人偏偏愛把精神氣力來遭蹋。總不把身體顧顧。這病怎麼好呢。只見夫人並不回顧。蓄着氣勢。瞞着教師。隙處喝了兩聲連連。左一劍。右一劍。刺來。方開口答道。烏拉醫生。我要擊擊劍。纔能把骨節酸痛忘了麼。我已經鬥過四次了。如何到第五次。你看我這回第五次。決定要贏他呢。說着。便更奮起氣勢。竇個虛綻。教師一劍刺來。却乘勢連消帶打的。劍尖早已到了教師的胸前。甲冑的一聲便

着。了。一。吓。聽。得。夫。人。說。道。哪。可。不。是。我。贏。呢。一。共。鬥。了。五。次。被。我。贏。了。三。次。我。倒。比。嘉。芝。教。師。還。強。些。呢。一。面。說。一。面。把。面。具。脫。了。下。來。那。教。師。也。把。面。具。除。了。帶。笑。答。道。青。勝。於。藍。再。也。沒。有。師。傅。了。說。罷。便。舉。手。爲。禮。作。別。去。了。於。是。烏。拉。醫。生。搶。上。一。步。帶。着。瑪。琪。拖。亞。向。夫。人。前。紹。介。道。夫。人。這。位。是。敝。友。名。瑪。琪。拖。亞。夫。人。道。是。麼。哦。他。就。是。圖。理。舍。行。主。的。令。外。甥。嗎。我。也。聞。得。許。久。了。說。着。便。回。過。頭。來。瞧。着。瑪。琪。拖。亞。瑪。琪。拖。亞。細。看。夫。人。的。面。貌。只。見。他。純。白。沒。有。一。點。血。色。好。像。是。死。人。一。般。凜。凜。然。絕。無。嬌。媚。情。態。瑪。琪。拖。亞。施。禮。道。倉。猝。進。見。唐。突。無。禮。望。夫。人。見。諒。見。諒。夫。人。道。瑪。琪。君。你。說。來。得。唐。突。麼。如。此。我。要。罰。你。罰。你。同。我。比。比。手。段。當。作。個。初。見。禮。罷。我。大。凡。同。男。子。結。交。不。曾。演。過。手。段。決。過。勝。負。不。算。朋。友。不。如。就。此。也。不。必。結。束。隨。意。試。試。定。個。輸。贏。的。頑。意。兒。罷。直。捷。不。客。氣。的。一。手。取。起。一。根。木。劍。向。着。瑪。琪。拖。亞。

遞過來。瑪琪拖亞是時。早被夫人的氣概攝住。一聲兒也答不上來。不自由。自主的忙伸手把劍接了。要知二人劍術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中華民國捌拾貳年玖月貳叁日

贈

一五二



美人手(甲卷)完



國家圖書館



002323874



44
6:2

籍